孟子正義

冊二

孟子正義五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注】假此

言以爲喻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注】言無友道當如

之何【疏】比其反也○正義曰音義云比丁必二切及也高誘注呂氏春秋達鬱篇云比猶致也致卽密推之致爲至故論語

比及三年皇侃義疏云比至也孫氏以比及連文故以比有及義按比之義爲方比方猶言譬如孟子謂託孥於友而友諸之矣設

若其反則其友未嘗顧恤而致凍餒其妻子今人設言尙云比方正其義也論語比及三年當亦云比方及於三年爾王曰

棄之【注】言當棄之絕友道也【疏】注絕友道也○正義曰哀公十五年左傳云絕世于良注云絕世猶

言棄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注】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

如之何【疏】注士師獄官吏也○正義曰見周禮秋官王曰已之【注】已之者去之也【疏】注已

之者去之也○正義曰詩陳風墓門篇知而不已箋云已猶去也按去之之謂罷退其職禮記學記云古者仕焉而已者論語令尹子

文三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注】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

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王顧左右而言他【注】王

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疏注王慙至言也○說文頁部云顧還視也詩晉風顧瞻周道箋云回首曰顧左右立王少後視之必回首故云左右顧視即回旋視之也周禮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擇人道國之政事注並云道猶言也故以道解言

章指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疏無墮其職○正義曰墮許規切亦音隋墮廣韻在四支俗作隳呂氏春秋必已篇愛則隳高誘注云隳廢也禮記月令毋有壞墮釋文云墮本作隳周禮守祧既祭則藏其隋儀禮士儀禮注作既祭則藏其墮是墮又讀隋也此當為墮敗之墮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注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脩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為舊國可法則也疏注故者至高也○正義曰國策秦策寡人與子故也楚辭招魂樂先故些高誘王逸注並云故舊也喬高爾雅釋詁文○注人所至則也○正義曰尚書君奭云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惟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江氏聲集注音疏云百姓異姓之臣王人王之族人同姓之臣也无不秉持其德明恤政事乂讀當為艾艾相也辟君也惟此羣臣各稱其德以輔相其君此指上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等所謂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也

王無親臣矣注今王

珍倣宋版印

無可親任之臣【疏】注今王至之臣○正義曰詩邶風仲氏任只箋云任以恩相親信也大戴記文王官人篇云觀其任廉注云任以信相親也是親臣爲親任之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注】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爲惡當誅亡王無以知也【疏】注言王至知也○正義曰往日解昔者所知解所進進者引也登也知其人乃登進之使爲臣也誅責也亡喪棄也始不詳審而登進之固以爲知其賢也久而爲惡至于誅責而棄去之則是始以爲知之者原未嘗知之也今日不知其亡謂不知其今日之亡經文倒言之也故下王問何以先知其不才閩監毛作我無以名之非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注】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注】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親疏相踰豈可不重愼之【疏】注如使至愼之○正義曰忽之言迷忘也荀子正名篇云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芴然即忽然粗即不精心意精猶靜也靜其心意乃能詳審今忽忽若迷若忘解如不得已之狀也已止也不得已者本不當用因無人充職姑且用之故云不得已而取備官不得已而取備官乃是明知其不才而姑且用之今原非明知其不才但以不精心意若迷若忘昏昏忽忽故言如不得已如者擬而形容之之詞也經以如不得已形容不詳審之狀趙氏以忽然不精心意形容如不得已之狀國語魯

語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注云僮僮蒙不達也正忽然不精心意之謂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注】謂選大臣防比周之譽核鄉原之徒論語曰衆好之必察焉【疏】注選大至察焉○正義曰累世修德輔君以道是大臣也文公十八年左傳云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漢書谷永傳云無用比周之虛譽注云比周言阿黨親密也鄉原之徒若漢之胡廣晉之王祥以虛名而登上位宜核其實引論語者衛靈公篇文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注】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疏】注衆惡之必察焉○正義曰亦論語衛靈公篇文○注惡直至忠正○正義曰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文選上林賦注云蕃與繁古字通管子參忠篇云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荀子臣道篇云不卹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注云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此朋黨毀忠正也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云司農為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卿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注】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

宥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疏】注言當至三宥○正義曰尚書呂刑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周禮秋官掌戮掌斬殺注云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司刑掌五刑之法殺罪五百注云殺死刑也經言可殺故知爲大辟之罪也五聽者周禮秋官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是也三宥者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是也○注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正義曰禮記王制文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注】行此三愼之聽乃可以子畜百姓也

章指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則四方瞻仰之以爲則矣【疏】人君進賢退惡○正義曰白虎通云進善乃以退惡○翔而後集○正義曰論語鄉黨篇文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後古本作后韓詩外傳載楚王使人齎金請接輿治河南辭不受其妻曰不如去之乃變姓名莫知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鄭箋云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趙引此見人君當審愼用人之意其進銳者其退速注云不審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退而悔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愼如之何正與此同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注】有之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注】於傳文有之矣曰臣弑其君可乎【注】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

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注】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
將必降爲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弑其
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疏】注書云獨夫紂○正義曰荀子議兵篇云誅桀紂若誅獨夫故太誓云獨夫紂此之謂也趙氏引書蓋即謂此又正論篇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湯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釋天下歸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漢書劉向傳以蕭望之周堪劉向爲三獨夫顏師古云獨夫猶言匹夫
章指言孟子言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
齊王垂戒於後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
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注】巨
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
將以此喻之也【疏】注巨室至人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巨大也引爾雅者釋宮文也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之

珍倣宋版印

宮公羊傳云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詩鄘風作于楚宮又作于楚室毛傳云室猶宮也此皆宮室通稱之證也呂氏春秋驕恣篇云齊宣王爲大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翟氏灝考異云孟子巨室之言疑卽覩斯而發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注云工師司空屬官也又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注云工師工官之長也爲司空屬官故爲主工匠之吏吏卽官也莊公二十二年左傳云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爲工正注云掌百工之官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工正工官之長總掌百工如月令工師之職然則工師又名工正也攷工記攻木之工有匠人爲百工中之一工禮記雜記云匠人執羽葆注云匠人工人也是匠亦通稱工此經上言工師下言匠人故趙氏於工師互稱主工匠之吏於匠人互稱工匠之人國語魯語云嚴公丹桓公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注云匠師慶掌匠大夫御孫之名周禮地官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儀禮釋官云據國語則匠師之官諸侯亦有之鄉師下大夫匠師與鄉師同諸侯之官降於天子匠師蓋士爲之趙氏以工師爲主工匠然則匠師卽工師月令以其令百工稱工師周禮國語以其專主攻木稱匠師歟抑主百工者自有工師專主攻木者別有匠師歟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注 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正法壯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何如也

疏 注姑且至如也○正義曰詩卷耳我姑酌彼金罍毛傳云姑且也姑且疊韻字

也定公五年左傳云吾未知吾道註云道猶法術法即是道呂氏春秋仲春上農等篇高誘皆注云舍置也又必己篇云舍故人之家高誘注云舍止也故以置釋舍而云王止之說文教部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易象傳習教事虞氏注云巽爲教令令猶命也下文言何以異於教玉人則此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即下所云教也故預於此以命釋教爾雅釋詁云使從也此云使工師求大木下云使玉人彫琢之皆任使之義求木琢玉必從工匠玉人爲之能勝任與不能勝任王董其成而喜之怒之可也今不從彼而從我所以求之斲之雕琢之之法豈能之故云從我之教命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注】二十兩爲鎰彫琢治飾玉也詩曰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爲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者乎【疏】注二十兩爲鎰○正義曰禮記喪大記云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云二十兩爲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儀禮既夕注同史記平準書黃金以溢名孟康云二十兩爲溢漢書張良傳賜良金百溢服虔云二十兩爲溢呂氏春秋異寶篇金千鎰高誘注云二十兩爲一鎰漢儒解鎰字皆與趙氏同國語晉語黃金四十鎰韋昭注亦云二十兩爲鎰惟文選詠懷詩黃金百溢盡注引賈逵國語注云一鎰二十四兩又吳都賦金鎰磊砢劉淵林

珍倣宋版印

注云金二十四兩爲鎰二者皆見文選注當是李善誤羨四字賈公彥既夕疏云二十四兩曰溢亦羨文四字按孫子算經云稱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爲一絫十絫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爲一石四鈞爲一百二十斤故一百二十斤爲一石以每斤十六兩通之是一石爲一千九百二十兩一斗爲一百九十二兩一升爲一十九兩二錢古以二十四銖爲兩不以十錢爲兩以一十九兩二錢乘二十四銖得四百六十銖零八絫於四百八十銖減去四百六十銖零八絫餘一十九銖零二絫置一升四百六十銖零八絫以二十四除之確得一十九銖零二絫是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爲四百八十銖即是二十兩甄鸞五經算術云置一斛米重一百二十斤以十六乘之爲積一千九百二十兩以溢法二十兩除之得九十六溢爲法以米一斛爲百升爲實實如法得一升不盡四升與法俱再半之名曰二十四分升之一此不用銖法而用石法以九十六溢除百升每溢一升除去九十六升尚餘四升故云不盡四升半半其四升爲二升再半其二升爲一升半其九十六爲四十八再半其四十八爲二十四二十四分升之一即九十六分升之四以九十六分升之四約爲二十四分升之一所謂可半則半之術也鄭氏以爲粟米之法本溢法石法言之則明其爲二十兩賈氏作疏不致違背之以爲二十四知二十四之四必爲羨字推之文選注蓋亦羨也阮氏元校勘記云經注中鎰字皆俗字也當依儀禮作溢溢之言滿也滿於十六兩爲一斤之外也○注彫琢至其章○正義曰爾雅釋器云玉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說文云雕琢文也琢治玉也則雕琢同禮記少儀注云雕畫也禮器注云琢當爲篆篆畫者分界之名篆者文飾之名是雕第治之而琢則飾之說文蓋互見之散文則通故雕亦爲琢琢亦爲治也攷工記玉人之事所掌圭璧冒瓚琮璋等有終

葵首羨好射勺鼻衡等篆飾別有雕人文闕蓋言雕琢之事也璞猶樸也玉之未治者爲璞必治之飾之而後成器故趙氏以治飾解之引詩者大雅棫樸第五章也詩作追琢其章毛傳云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毛以下言金玉故以彫屬金與爾雅異孔氏正義以爲對文則別是也鄭氏箋云追琢玉使成文章趙氏以彫易追本毛氏也用以證治玉飾玉專指玉言則同鄭氏矣○注雖有至治乎○正義曰萬鎰爲一萬二千五百斤故衆多言玉雖衆多不能不委任於人猶國雖廣大不能不委任於人也蓋玉人學治玉之道乃能治以其衆多而矜重之既不能自治而又不委任之而掣其肘雖有良工弗能善其事矣教人治玉謂舍其彫琢之正法而從己之教命所教違其所學爲能得其道哉

章指言任賢使能不違其學則功成而不墮屈人之是從己之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圭善惡之致何可不察哉【疏】人不成道玉不成圭○正義曰禮記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趙氏語本此古本作玉不成器周氏業廣云依韻當作圭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注】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朞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

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疏注五旬至六旬○正義曰說文勹部云旬徧也十日爲旬鄭康成注儀禮禮記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旬爲十日故五旬爲五十日戰國策齊策云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王曰善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此三字當是五字之譌引書者堯典文王肅注堯典云期四時也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引此以明旬爲十日之證○注天與不取懼有殃咎○正義曰說文歺部云殃咎也國語越語云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爲之災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云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淮陰侯列傳云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說苑說叢引作時至不迎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注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篚厥元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注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犇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也疏注三仁尚在樂師未犇○正義曰論語云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殷本紀云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

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因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犇周周武王遂率諸侯伐紂周本紀云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犇周樂師即所云太師疵少師彊也當武王會孟津時且以天命未去未可伐紂必俟三仁既喪樂師既去乃率諸侯伐紂然則在文王時其未可伐益可知也燕策云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孟子言文武之時不可失即孟子所謂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而策不違其辭耳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注**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犇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時則可取之**疏**注則亦運行犇走而去矣○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運徙也淮南子原道終身覽冥等篇高誘注皆云運行也故以行釋運以行字未了以犇走申之犇走而去是行亦即是避也

章指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天意得然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疏**征伐至國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順民篇云先王先順民故功名成古本無復天意得三字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將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注】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將謀伐齊救燕宣王懼而問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注】成湯修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方千里何畏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注】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嚮也東嚮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爲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徯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也【疏】注此二至息也○正義曰逸篇義見前王氏鳴盛尚書後辨云書序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則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云云正湯征中語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天下信之之言不似尚書之文又滕文公篇云湯始征

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云云湯始征自葛載
與梁惠王篇所引小異而梁惠王篇明稱書曰滕文公篇則否言
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與天下信之之文絕殊信乎皆非尚書文
也僖公四年公羊傳云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
按荀子王制篇云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
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奏記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
曰奚爲而後己然則東西而征云云乃本周公事孟子引以釋書
耳襄公十四年左傳云有君不弔注云弔恤也史記宋微子世家
云魯使臧文仲往弔水集解引賈逵云問凶曰弔恤郎問凶也鄭
氏注周禮擇人考工記匠人禮記玉藻皆云面猶鄉也鄉同嚮亦
同向鄭氏注臯陶謨云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
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
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去
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衞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
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
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
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趙氏此注云去王
城四千里夷服之國本禹弼成五服而言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
西夷北狄嘗見前明翻刻北宋板趙注本上下皆作夷字趙注梁
惠王篇云東向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
四夷又注盡心云四夷怨望滕文公正義云湯之十一征而天下
無敵者故東面而征其君則西夷之國怨之以爲不征其我君之
罪南面而征其君則北夷之國怨之以爲不征其我君之罪而先
於彼盡心正義云故南面而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
奚爲後我惟梁惠王正義引仲虺之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
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次釋孟子西夷北夷之言亦同書作西夷

北狄孟子三處皆作西夷北夷魏晉間采孟子作尚書始改北夷爲北狄以與西夷儷句北宋時爲正義者猶未誤作狄字爾雅釋天云蝃蝀虹也蜺爲挈貳注云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闇者爲雌曰蜺說文雨部云蜺屈虹青赤或白色蓋青赤所謂雙色也白色所謂闇也虹青赤而灣曲故云屈也詩蝃蝀云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周禮視祲注云隮虹也故云雨則虹見當其望也雨猶未降及誅君弔民乃若時雨降也呂氏春秋愼大篇云湯立爲天子夏民大悅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大戴禮主言篇云孔子曰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弔其民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則民悅矣孟子釋書之辭蓋當時傳聞如是也徯待后君皆爾雅釋詁文漢書武帝紀集注引應劭云蘇息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穌生也鄭注樂記云更息曰蘇孟子梁惠王篇引書后來其蘇蘇與穌通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

注 拯濟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謂濟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

疏 今燕至王師○正義曰戰國策燕策云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子之相燕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云云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

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此齊往征燕燕民迎王師之事也○還其重器○正義曰戰國策望諸君報燕書曰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天英故鼎反乎歷室高誘注云子噲亂齊伐燕殺噲得鼎鮑彪注云故鼎齊所得燕鼎然則重器即指歷室之鼎也昭七年左傳云齊侯次於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此亦燕器之可考者○注注拯濟至可哉○正義曰易渙初六用拯馬壯吉釋文引伏曼容注云拯濟也文選思元賦蒙厖褫以拯民舊注同周禮大司徒注云抍捄天民之窮者也抍同拯捄同救趙氏旣以濟釋拯又云濟救義詳備也閩監毛三本作拯捄也十行本作拯所也誤國語吳語係馬舌注云係縛也禮記儒行不累長上注云累猶繫也繫與係通說文云係絜束也絜猶結束即縛漢書張釋之傳跪而結之注云結讀曰絜儀禮士喪禮注云組繫爲可結也是係累爲縛結也國策秦策云張儀之殘樗里疾也高誘注云殘害也又云昔智伯瑤殘范中行注云殘滅也史記樊酈滕灌傳云凡二十七縣殘集解引張晏云殘有所毀也列子說符篇云遂共盜而殘之注云殘賊殺之是殘兼殺害毀滅之名故統括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謂之殘

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注】言天下諸侯素畏齊彊今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疏】注言天至齊也○正義曰禮記投壺注云固之言如故也國策魏策注云

固久也儀禮喪服傳飯素食注云素猶故也後漢書呂布傳注云
素舊也舊卽久也是素固同義故趙氏以素解固不仁則爲暴故
以行暴解不行仁政卽上所謂殘也國策云齊破燕趙欲存之乃
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又云楚
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此天下諸侯謀齊救燕之事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注 速疾也旄老耄也倪弱小繄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寶重之器與燕民謀置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疏 注疾速至老小○正義曰速疾爾雅釋詁文禮記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射義旄期注云八十九十曰旄是旄卽耄也劉熙釋名釋長幼云人始生曰嬰兒或曰嫛婗嫛是也言是人也婗其啼聲也說文儿部云兒孺子也女部云婗嫛婗也禮記雜記云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注云嬰猶鷖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鷖卽嫛鷖爲嬰字聲之轉繄婗疊韻字爲小兒啼聲繄倪卽嬰兒釋名解嬰爲是人非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親婗兒子也婗亦兒也方俗語有輕重耳凡物之小者謂之倪嬰兒謂之婗鹿子謂之麑小蟬謂之蜺老人齒落更生細齒謂之齯齯齒義並同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弱小倪者也閩監毛三本同音義出繄字旄倪下云詳註意倪謂繄倪小兒也作倪倪者誤也說文云返還也商書曰祖甲返返與反同故以還釋反史記燕世家云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是燕所立君也

章指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夫將何懼也疏伐惡至懼也○正義曰宣公十一年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伐惡無貪富義本此考文古本作以小至大足利本作以大王小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注鬨鬭聲也猶搆兵而鬭也長上軍率也鄒穆公忿其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謂何也疏注鬨鬭至鬭也○正義曰音義云鬨張胡弄切云鬭聲從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門丁豆切與門不同丁又胡降切劉熙曰鬨構也構兵以鬭也說文云鬭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字亦作鬨呂氏春秋慎行篇崔杼之子相與私鬨高誘注云鬨鬭也鬨讀近鴻緩氣言之大雅召旻篇蟊賊內訌鄭箋云訌爭訟相陷人之言也義與鬨相近○注長上軍率也○正義曰音義本作率率與帥通監本毛本誤作師非也周禮夏官敘官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注云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旅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賈氏疏云六

軍之將還選六卿中有武者爲軍將又別言六鄉之吏者據六鄉
大夫及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中有武者今出軍之爵還遣在
鄉所管之長爲軍吏也兼官者在鄉爲鄉官在軍爲軍吏若無武
德不堪任爲軍吏者則衆屬他軍吏身不得爲軍吏此穆公以小
國一軍所云長上蓋合指軍師旅卒兩伍等帥而言故有三十三
人之多趙氏但舉軍帥以例其餘也若以一軍言之僅有一帥矣
以此時之軍吏即平時之鄉官故凶年饑歲有救民之責宜上告
也雖臨時選擇有兼官有不爲軍吏不必皆所屬之鄉官而有司
平日不能愛民不必所屬而
皆疾視不救其情勢有然矣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
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
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注 言往者遭凶年之阨民困如是有
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 疏 注有
司至下也〇正義曰呂氏春秋贊能篇云敢以告于先君高誘注
云告白也白乃明顯之義民間困苦達之于君使之明顯不使壅
於上聞故以白釋告也戰國策秦策云王兵勝而不驕高誘注云
驕慢也呂氏春秋期賢篇云吾安敢驕之高誘注云驕慢之也說
文歺部云殘賊也故以驕釋
慢以賊釋殘賊之言害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
者也 注 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夫民
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疏 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

諸臣不哀矜耳君無過責之也【疏】注尤過也○正義曰毛詩鄘風許人尤之傳云尤過也爾雅釋言作郵古字通襄公十五年左傳云尤其室注云尤責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注】君行仁恩憂民困窮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疏】君行至長矣○正義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謂出命而惡以惡反之也行仁政斯民親上死長謂出命而善以善反之也故前趙氏兼善惡之命言之憂民窮困則是哀矜不哀矜即是不行仁政注亦互明之周民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穆公行仁政見於賈誼新書有云鄒穆公有食鳧鴈者必以粃毋得以粟于是倉無粃而求易于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以為費請以粟食鴈公曰粟人之上食也奈何以養鳥也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中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子粟乎粟在倉與在民與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又新序稱襄公食不重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能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日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據其言與孟子所謂上慢而殘下者迥異豈壅於上上聞罪固專在有司而孟子一言悟主乃側身修行發政施仁以致此歟

章指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乎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

【疏】如影響自然也○正義曰管子心術篇云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語亦見任法篇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云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又說符篇云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董子繁露保位權云有聲必有響有形

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報於下賈子新書大政篇云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寫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哼哼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漢書天文志云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自然之符也論衡寒溫篇云虎嘯而谷風至龍與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注】文公言我居齊楚之閒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疏】注非其所事○正義曰言非其所當事也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注】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我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可爲矣【疏】無已○正義曰管子大匡篇云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又戒篇云勿已明其可乎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勿已即無已史記魯仲連說燕將曰仁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亡意即無已

章指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注】齊人并得薛築其

城以偪於滕故文公恐也疏注齊人至恐也○正義曰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云薛國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爲薛侯齊桓霸諸侯黜爲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爲誰所滅按孟子言齊人築薛則薛已屬齊故以爲齊人所幷抑趙氏有所據今不詳耳江氏永羣經補義云齊威王以薛封田嬰爲靖郭君齊人將築薛其時薛已滅也史記正義薛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與滕切近是也閻氏若璩釋地依田齊世家孟嘗君傳謂湣王三年庚子封田嬰於薛今考戰國策齊策靖郭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齊貌辨見宣王王曰靖郭君曰薛受於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此云王謂威王也又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高誘注云齊威王子宣王也又孟嘗君在薛齊王制其顏色高誘注云齊宣王也威王之子淮南子人閒訓云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然則田嬰封於薛在威王時無疑此築薛即田氏築之孟子於薛薛餽兼金七十鎰亦田氏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客多陳戒謁者勿通後有諫者曰君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無益也乃輟城薛薛本有城靖郭君欲更築而崇隆之故諫者甚多而客言如是滕文公言齊人將築薛築卽築斯城也之築將則固其初議也

曰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注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迫不得已困於强暴故避之疏居邠○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唐書言邠州故作豳

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改爲邠今惟孟子書用邠字蓋唐以後傳錄之變也翟氏灝考異云說文邠字下云周太王國字重文作豳云是邠實古字漢書匡衡傳疏太王躬仁邠國貴恕己用之師古注云邠卽今豳州師古尚在開元前得云傳錄變乎說文解字注云邠周太王國在右扶風美陽从邑分聲豳美陽亭卽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从山从豩闕段氏玉裁注云按此二篆說解可疑豳者公劉之國史記云慶節所國非太王國疑一漢地理志毛詩箋郡國志皆云豳在右扶風栒邑不在美陽疑二地理郡國二志皆云栒邑有豳鄉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豳亭疑三從山豩聲而非有闕也而云从豩闕疑四假令許果以豳合邠當云或邠字而不言及疑五蓋古地名作邠山名作豳而地名因於山名同音通用如郊岐之比是以周禮籥章經文作豳而注作邠漢人於地名用邠不用豳經典多作豳惟孟子作邠唐開元十三年始改豳州爲邠州見通典元和郡縣志郭忠恕云邠因如豳而易誤也按顧氏謂孟子多近今字於豳之作邠外又舉强之作彊知之作智辟之作避女之作汝說之作悅說文虫部云强蚚也蚚强也是强爲蟲名弓部彊有力也與强字異其力部云勥迫也從力强聲重文作勥云古文從彊然則彊而後可之彊當作勥孟子作彊爲勥之省作勥省作彊猶勥省作强也說文矢部云知詞也曰部云𥏼識詞也智乃𥏼省禮智小智解作智識者皆宜作𥏼他書作知者通用也說文辵部云避回也口部云辟法也從口從辛節制其罪也然則辟爲刑辟之辟辟太王避逖之避正宜作避他書作辟者省文也說文汝爲水名女爲婦人名其爲爾汝之汝本屬假借書盤庚格汝衆康誥汝爲小子亦作汝則女之爲汝不特孟子也悅字說文所無言部之說爲詞說說之說而爾雅釋詁云悅樂也亦從心孟子諸字皆非近今字也顧氏失之

苟爲善後世子孫

必有王者矣【注】誠能爲善雖失其地後世乃可有王者若周家也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注】君子創業垂統貴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爲善法以遺後世也【疏】注君子至世也○正義曰說文云刱造法刱業也從井刃聲讀若創蓋創之義爲懲艾經典多借創爲刱故此經作創趙氏以造釋之國語周語云以創制天下注云創造也亦刱作創矣說文云繼續也故以續釋繼毛本經作彊注作強石經經作強宋本經亦作強翟氏灝考異云注文以平聲讀則爲有力之彊按爾雅釋詁云彊勤也淮南子修務訓云功可彊成高誘注云彊勉也自彊爲善法即自勉爲善法也

章指言君子之道正己任天強暴之來非己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者也【疏】正己任天○正義曰古本作在天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注】問免難全國於孟子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注】

珍倣宋版印

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也【疏】注皮狐至貨也○正義曰毛詩豳風七月篇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傳云于貉謂取貉貉皮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是狐貉爲豳地所有故趙氏以皮爲狐貉之皮也周禮太宰九貢有幣貢鄭氏注云幣貢玉馬皮帛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然則皮馬玉帛皆通名爲幣乃此皮幣對舉下別言犬馬珠玉則幣非統名故以帛繒釋之說文云幣帛也戰國策齊策云請具車馬皮幣高誘注云幣束帛也淮南子時則訓云用圭璧更皮幣高誘注云幣謂元纁束帛也儀禮士昏禮記云皮帛必可制注云皮帛儷皮束帛也此皮帛即皮幣秦策云約車幷幣高誘注云幣貨也故趙氏釋幣爲繒帛之貨說文云繒帛也帛繒也大宗伯公孤執皮帛注云帛如今璧色繒也是繒帛一物毛詩七月篇云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傳云元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元衣纁裳然則元纁束帛亦豳地所有矣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注】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疏】踰梁至居焉○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雍州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郃陽兩縣境書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於孟子之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在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太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遠狄患

營都邑改國曰周○注屬會至去之○正義曰伏生尚書大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大王亶父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每與之至無而攻不止大王贅其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欲君之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也遂策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國人之東徙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翟氏灝考異云按桑柔詩具贅卒荒傳訓贅爲屬疏云謂繫綴而屬之故書大傳述爲贅其耆老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贅最也隱元年公羊傳會猶最也何休注云最聚也漢書武帝紀毋贅聚如淳注云贅會也會最聚並同義說苑奉使篇梁王贅其羣臣卽屬其羣臣也又云孟子曰大王屬其耆老書傳曰贅其耆老是贅爲屬也襄十六年公羊傳注云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壻爲贅壻矣劉熙釋名說贅肬之義云贅屬也橫生一肉屬着體也並事異而義同然則趙氏以會釋屬正以贅釋屬也經上言土地下言養人土地何以能養人以其能生五穀供人飯食故趙氏申言之列子說符篇牛缺謂盜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鹽鐵論刑德章云聞以六畜禽獸養人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然則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蓋古有此語不必專指土地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注言樂隨大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得也

疏注言樂至得也○正義曰史記孟嘗君傳云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淮南子汜論訓云故終身而無所定趨俶真訓云若周員而趨高誘注並云趨歸也歸市即趨市故趙氏以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得日用之需皇皇求利故

珍倣宋版印

樂趨之邠人樂隨大王而趨故云若將有所得也孟子所述亦見莊子讓王篇云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呂氏春秋審為篇淮南子道應訓俱錄莊子之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所以養者土地也所養者謂民人也連結也民相與結檐隨之衆多復成為國也莊與孟小異而事略同史記劉敬傳說高帝云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馬箠即策所謂來朝走馬也毛詩大雅緜篇傳云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吾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孔氏正義云皆孟子對滕文公之辭也唯彼云大王居豳此因古公之下即云處豳為異耳莊子與呂氏春秋書傳略說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說言菽粟明國之所有莫不與之故鄭於稷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國亦有之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與之已復攻之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邠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說苑至仁篇云大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其百姓故

事勳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曰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人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吳越春秋太伯傳云古公亶甫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爲狄人所慕薰鬻戎姤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所養國所以亡也而爲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趙注一交鄰章云獯鬻北狄強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此章狄人無注是獯鬻即狄也吳越春秋似狄與獯鬻爲二種按吳越春秋後漢趙氏所撰蓋剌取史記說苑等書爲之其書視諸說最後而獯剌姤狄之說前此無之未足爲據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注 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己身所能專爲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 注 注非己至去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身我也趙氏注盡心篇楊子取爲我云爲我爲己也是身己我三字轉注也呂氏春秋貴生篇云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高誘注云爲作也專爲猶擅爲作者自我作之不繼述也中本有專擅之義故以專釋爲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以效其功又云所以效善也高誘注皆云效致也戰國策西周齊秦諸策高誘注皆云效致也致即至故以致釋效

章指言太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處之也

疏 太王至之也○正義曰毛詩大雅緜正義云曲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太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謂國正法公劉太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云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經重度其利害而爲之太王爲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按梁惠王上下篇至此二十二章皆對時君之言而結之以君請擇於斯二者趙氏以權解之是也權之義孟子自申明之聖人通變神化之用必要歸於巽之行權請擇者行權之要也孟子深於易七篇之作所以發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道疏述文王周公孔子之言端在于此儒者未達其指猶沾沾於井田封建而不知變通豈知孟子者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

注 平謚也嬖人愛幸小人也

疏 注平至謚人也○正義曰史記魯世家云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爲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爲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子奮立是爲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子屯立是爲康公康公九年卒子匽立是爲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爲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二十二年平公卒漢書律厤志魯平公名旅與史記異周書謚法解云治而無眚曰

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說文女部云嬖便嬖愛也隱公三年左傳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注云嬖親幸也此嬖人指妃妾之寵愛者禮記緇衣云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注云嬖御人愛妾也嬖御士愛臣也然則男女之賤而得幸者通稱嬖人史記有佞幸列傳云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官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才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嬖人臧倉籍孺閎孺之類也公曰將見孟子【注】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注】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為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為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公曰諾【注】諾止不出【疏】注諾止不出○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諾譍也宣公十五年公羊傳注云諾者受語辭臧倉云君無見焉戒止平公之出見孟子也平公諾之卽受其無見之言故以止不出解之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注】樂正姓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為魯臣問公何為不便見孟軻【疏】注樂正至孟軻○正義曰禮記王制云樂正崇四術注云樂正樂官之長樂正蓋以官為氏者魯人曾子弟子有樂正子春是也論語學而篇子者集解引馬注云子者男子之通稱也白虎通云子者丈夫之通稱也云不便見孟軻也便

珍倣宋版印

猶利也利猶快也謂其遲滯不卽見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注公言以此故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注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者以士禮後者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疏注禮士至五鼎○正義曰儀禮士虞禮云陳三鼎於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是士用三鼎也少牢饋食禮云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是大夫用五鼎也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孔氏正義云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楊復儀禮旁通鼎數圖云三鼎特豕而以魚腊配之也羊豕曰少牢凡五鼎皆用羊豕而以魚腊配之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腊爲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二鼎陳於門外如初以其繹祭殺於正祭故用少牢而鼎三也又士禮特牲三鼎有以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者如既夕遣奠陳鼎五於門外是也桓二年公羊傳注云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徐氏疏云春秋說文士冠禮士喪禮皆一鼎者士冠士喪略於正祭故也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注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椁衣衾之美惡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注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喪父時爲士喪母時爲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樂

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注】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疏】君爲來見也○正義曰禮記檀弓注云爲猶行也君爲來見猶云君行來見也今人稱事之將然者每云行將毛詩傳多以行訓將廣雅釋詁云將欲也是將欲爲三字轉注互訓君爲來即君行將來君行將來即君將欲來故趙氏以將欲釋爲字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爲猶將也趙氏注君將欲來是也史記盧綰傳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會高后崩不得見也衞將軍驃騎傳曰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乃更合驃騎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沮君○正義曰音義出沮字云本亦作阻按毛詩巧言篇亂庶遄沮傳云沮止也呂氏春秋至忠篇人不知不爲沮高誘注云沮止也又知士篇云故非之弗爲阻高誘注亦云阻止也是沮阻同訓止其字可通也○注果能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果能也見西征賦注孟子梁惠王篇君是以不果來也離婁篇果有以異於人乎趙氏注並云果能也晉語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韋昭注云果克也克亦能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注】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爲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

珍倣宋版印

爲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爲也臧倉小人何能使我不遇哉疏注尼止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音義云尼女乙切丁本作屔云居字按呂氏春秋愼人篇云胼胝不居高誘注云居止也義亦同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顏元孫干祿字書平聲有屔尼二字注云上俗下正疑屔是尼之譌○注吾之不遭遇魯侯○正義曰呂氏春秋長攻篇云必有其遇注云遇猶遭也說文辵部云遭遇也遭遇二字轉注

章指言讒邪搆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疏讒邪搆賢○正義曰漢書劉向上封事云讒邪進則衆賢退周氏廣業逸文考云劉峻辨命篇云孟子與困臧倉之訴李師政辨惑論云孟軻干魯不憾臧倉之蔽夫孟子既非干魯亦何嘗爲臧倉所困哉按治平之要歸之於權出處之命歸之於天此梁惠王一篇之大旨亦即七篇之大旨也

孟子正義五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注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 疏 注公孫至題篇○正義曰魯公孫茲爲叔孫氏公孫敖爲仲孫氏公孫歸父爲東門氏公孫嬰齊爲叔氏鄭公孫舍之爲罕氏公孫申爲孔氏公孫黑公孫夏爲駟氏公孫僑爲國氏公孫蠆爲游氏此如公子王子之稱非氏也齊有公孫氏未知所出董子繁露云公孫之養氣曰禮義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喜則氣衰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皆氣之害陶淵明聖賢羣輔錄八儒篇云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說者謂卽公孫丑樂正克趙氏謂丑有政事之才未詳所出齊乘人物篇云公孫丑滕州北公村有墓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注 夫子謂孟子許猶與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興乎 疏 注許猶與也○正義曰毛詩大雅昭茲來許傳云許進也與亦進義故以與釋許○注當

仕路於齊○正義曰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注引晉綦母邃孟子注云當路當仕路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注】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疏】注誠實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論威篇云此之謂至威之誠淮南子主術訓云抱德推誠高誘注並云誠實也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注】曾西曾子之孫蹵然猶蹵踏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疏】注曾西至敢比○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則是曾西即曾申為曾子之子非孫也其以申字西者或以申枝為西方之辰如春秋楚鬭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可驗江氏永羣經補義云曾西即曾申曾子之子非曾子之孫稱先子者謂父非謂祖父也閻氏若璩釋地亦同周氏柄中辨正云曾子二子元申見禮記檀弓而大戴禮云曾子疾病曾元持首曾華抱足華即申之字也申既字華不當又字子西曲禮孔疏亦以曾西為曾子之孫疑趙注為是趙氏佑温故錄云以楚鬭宜申字子西公子申字子西例之申西是止為一人名字近是但必謂曾西是曾子子非孫則未見其確何者第言曾元養曾子檀弓所記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者安見其非子孫並侍曾子以老壽終自宜有孫也翟氏灝四書考異云禮記曲禮注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時稱曾申為曾子也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曾子亦是曾申記述曾子語獨多未必皆子與子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

訓踧踖畏敬也論語鄉黨篇踧踖如也馬融注云踧踖恭敬之貌孟子公孫丑篇曾西蹴然趙氏注云蹴然猶踧踖也踖蹵並與踧同伏生尚書大傳云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羑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曰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注】艴然慍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疏】〇注艴然至乃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艴字注引論語色艴如也今本作勃玉篇廣韻類篇艴字並音勃集韻類篇引廣雅艴䫤色也䫤與艴同凡人敬則色變若論語色勃如是也怒則色變若孟子曾西艴然不悅王勃然變乎色是也說文孛字注又引論語色孛如也秦策云秦王悖然而怒楚策云王怫然作色淮南子道應訓云俶非瞋目教然並字異而義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曾之言乃也詩曾是不意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曾是莫聽論語曾是以爲孝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孟子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皆訓爲乃按爾雅釋詁云仍乃也仍從乃聲乃聲古與仍同與曾爲疊韻故曾乃義同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注】曾西答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不帥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

比我恥見比之甚也【疏】注得遇桓公○正義曰莊子大宗師注云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淮南子精神訓云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高誘注云遇得也易小過弗過遇之注云過而得之謂之遇故趙氏以遇釋得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注】孟子心狹曾西曾西尚不欲爲管仲而子爲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疏】曰管至之乎○正義曰四書辨疑云自子誠齊人也下連此節皆孟子言此處不當又有孟子發語之辭曰本衍字無疑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此述古語既畢而更及之今事也呂氏春秋驕恣篇李悝述楚莊王之言畢則云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文義與此同而子爲我願之者國語晉語云爲後世之見之也魯語云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韋昭注並云爲使也此爲字同之蓋謂子乃使我願之乎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爲猶謂也言子謂我願之也宣二年穀梁傳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公羊傳曰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是其證廷琥云史記殷本紀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爲之紂按爲之紂紂卽謂之紂也亦爲謂可通之證○注孟子心狹曾西○正義曰說文阜部云陜隘也陜與狹同文選東京賦云狹三王之趢趗薛綜注云狹謂陋也狹隘卽小故云非丑之言小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注】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不可以爲邪【疏】晏子以其君顯○正義曰馬氏驌繹史云晏平仲之在齊也歷事三君皆暗主也崔慶既亡陳氏得政所際之時則季世

珍倣宋版印

也方莊公之弒晏子伏尸成禮大宮之歃舍命不渝是可謂仁者之勇矣景公嗣位若能委權任用承霸國之餘烈晉失諸侯齊國之興日可俟也乃景公固非能大有爲之君也所寵任者梁邱據裔款之流所好者宮室臺榭之崇聲色狗馬之玩嬖也隨事補救以諷諫匡君心者朝夕不怠危行言孫故能身處亂世顯名諸侯而齊國賴之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注 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

疏 由反手也○正義曰音義云由義當作猶古字借用耳按趙氏以若字釋由字則由讀爲猶矣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注 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謂王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爲法邪

疏 今言王若易然○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或讀然屬下文後文今時則易然也知此然字必不當屬下按趙氏云何謂王易然也斷然字句甚明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注 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爲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

等也運之掌言易也

疏注武丁高宗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是武丁爲高宗也○注孟子至當也○正義曰此當字與下當今之時當字相應趙氏注下是以難也云文王當此時故難也與此注互明近通解謂文王之德何可敵也與趙氏異○注從湯至等也○正義曰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弟外丙帝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殷復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殷復興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殷衰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殷道復興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帝小辛崩弟小乙立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然自湯興以來若太甲若太戊若祖乙若盤庚若武丁皆當殷衰而復興之君共六人尙書序湯武丁之間太甲沃丁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七君皆有所紀述則六七作者或離湯武丁卽指其間之六七君乃史記稱河亶甲時殷復衰則不得與于賢聖之君矣趙氏僅數太甲太戊盤庚以太甲盤庚尙書詳之而太戊爲中宗見稱于無逸亦明有可徵故略舉此耳趙氏佑溫故錄云注謂自湯以下太甲太戊盤庚等脫去祖乙然以四君連湯武丁亦止六而非七豈孟子七字虛設邪竊以書無逸明言及高宗及祖甲祖甲爲武丁後一代賢君自史記以爲帝甲淫亂

殷復衰蓋因國語帝甲亂之五世而隕之文于是二孔皆以太甲當祖甲鄭氏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爲不義逃之民閒故曰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以經證史亦可見殷紀之疏是六七作宜兼數祖甲或曰然則孟子何以獨言由湯至于武丁紂之去武丁皆不及祖甲曰子統於父也祖甲即武丁子且其兄亦賢兩世皆承武丁之烈則以武丁統之也可矣惟由武丁歷祖甲皆能以賢嗣賢享年又長有深仁厚澤以綿殷道故益見其久而難變不然僅至武丁年而止則紂之去武丁中閒更無接續相越且百年亦不得言未久也按此說是也六七非約略之辭湯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六作及祖甲則七作不直云七作六作連云六七作正以祖甲在武丁後故如此屬文也馬融無逸注云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之民閒此是也惟祖庚不甚賢祖甲賢故武丁欲廢長立少鄭氏注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豈武丁而有此鄭注已殘當是傳寫者有缺誤不然則鄭不及馬若祖庚亦賢則是賢聖之君不止六七惟祖庚不甚賢不能承武丁之化祖甲復振興之與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同乃爲六七作也呂氏春秋義賞篇高誘注云興作也周禮舞師注云興猶作也故以興釋作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注】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

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難也

【疏】紂之去武丁未久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帝廩辛崩弟庚丁立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武乙無道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爲之紂蓋武丁之後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故高宗嘉靖殷邦之化雖歷武乙之無道餘化猶存今文尚書高宗饗國百年漢書五行志及劉向杜欽二傳王充論衡無形異虛二篇皆本今文則以高宗百年加以祖甲三十三年百餘年深仁厚澤其下歷五世至紂無逸固云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此卽指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而言故孟子言未久晉人僞作竹書紀年謂武乙三十五年太丁十三年顯與無逸相悖是不足議也○其故至存者○正義曰故家勳舊世家謂臣也遺俗敦龐善俗小大謂民也流風之播恩澤之政謂君上也尚書微子篇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馬融注云非但小人學爲姦宄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鄭氏注云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又云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按卿士爲非羣臣相奪則故家不存矣小民姦宄竊攘以容則遺俗無存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以廢弛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未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紂之爲君沉湎於酒而逞一時之威至於刳孕斮脛蓋齊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大夫不從君令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於攘竊神

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卽以中主守之猶不能保而況以紂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文宣之惡未必減於紂而齊以强高緯之惡未必甚於文宣而齊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餘紀綱粗立而緯又有楊愔輩爲之佐主昏於上而政淸於下也至高緯而國法蕩然矣故宇文得而取之按小民草竊至于盜犧牲牲而容之不問此遺俗之所以不存而姦民無忌畏矣酒誥云在昔殷先哲王自成湯咸至於帝乙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周續之詩序義云由我化物則謂之風上不崇飲則下不湎酒此遺風之善也自紂酣身荒腆于酒于是庶羣自酒至康誥尚諄諄以羣飲民湎于酒爲戒此流風不存而愚民無徵戒矣至於重刑辟以有炮烙之法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盈鉅橋之粟則祖宗之善政乃無存而旻民皆盡盡矣云猶有存者文王時尚未盡喪也故家與國同休戚與民相係屬故盤庚遷殷民因在位之言不樂從盤庚必再三告誠反復於乃祖乃父以馴服其心然則故家不存則君有所顧忌不卽妄作民有所係屬不卽離心於盤庚之誥正見陽甲時亂雖九世而故家大臣尚存故盤庚藉是而與此孟子所以以故家之存冠乎遺俗流風善政之首也〇又有至相之〇正義曰微子箕子比干孔子稱三仁其賢可知微仲膠鬲非孔子所稱故趙特表云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也其時尚猶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史記宋微子世家云微子故能仁賢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是皆以微仲爲微子弟唯鄭氏注禮記檀弓舍其孫腯而立衍云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似是以衍爲微子適子之弟閻氏若璩

釋地續云微畿內國名微子既國於此其長子應曰微伯早卒有子名腯次子曰微仲名衍卽後國於宋者以周禮適子死立適孫次子不得于焉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舍己之長子之子腯而立己次子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其弟也此與子服伯子引以況公儀仲子者昭合其證一班固古今人表於微子下注云紂兄宋微仲下注云啓子其證二啓既殷帝乙之元子衍果屬次子王畿千里豈少閒土斷無兄弟並封一國之理其證三則知微仲也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氏者胙之土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微子之於周但受國而不受爵受國所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所以示不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然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猶微子之心也至于衍之子稽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跡於天下矣毛氏奇齡經問云檀弓所謂舍孫腯而立衍者固是微仲然是微子之弟非微子子也其云舍孫立衍者謂微子之子死不立孫腯而立弟微仲也自鄭氏注禮記遂有衍疑衍是庶子爲適子之弟者此終是誤解考殷代傳弟之法先傳及而後傳世及者兄終弟及如微子傳弟衍是也世者父子相繼謂傳弟之後後弟卽傳己子而不傳兄子兄孫如微仲傳己子稽而不傳微子之孫腯是也此是殷法至微仲傳子宋公稽後始不稱微而稱宋始遵周法若微仲是微子之子則微子舍適立庶非殷法亦非周法于禮家何取焉且微子之子不得稱微伯與微仲也微是畿內國名紂以封其兄而其後武王伐紂仍使居微故仲以微君介弟稱爲微仲猶季札以吳君之弟稱吳季也若微子之子則長世子次公子也雖蔡叔之子亦稱蔡仲然彼仍封於蔡故仍以蔡名微子之子未嘗再封微也卽周初立國尚有襲殷遺法傳弟者魯伯禽之子考公傳弟煬公是也

然斷無魯公之子稱魯伯魯仲者此必見衞世家康叔之子卽名康伯謂國號可襲稱而作系本世記及古史考諸書者遂僞造此名不知康叔國號康伯者諡也且孟子稱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輩同時並稱且稱爲賢人又稱相與輔相之又稱久而後失則直是商辛老臣何微子之子之有又辨日知錄云微子存國抱器是實若封微又封宋則直受爵矣微商畿內國號商所封也至武王伐紂微子持祭器造于軍門史稱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則在周已仍封微矣至成王戮武庚封微子於宋則初以武庚續殷祀微子不過具臣備子爵耳至是改封宋爲公承殷祀以守三恪則既爲周臣復爲周賓詩稱侯服于周祼將于京者其始終臣周之心極其明白若其終身稱微子而不稱宋公康叔初封康亦畿內國也及成王封康叔于衞則衞侯矣然而尚書春秋傳皆稱康誥不稱衞誥叔亦終其身稱康叔不稱衞侯豈康叔受國不受爵邪抑亦倒戈之士有不臣之心邪然則弟衍稱微仲則衍未嘗封微也何也周有同封而同稱者虢仲虢叔是也仲叔皆封虢而兩分其地遂以並稱微仲不同封也有先後立國而亦同稱者矣吳太伯吳仲雍是也太伯仲雍先後君吳國而亦以並稱微仲同宋國未嘗同微國也然而稱微仲者其稱微則以國君介弟原得稱兄之國號以爲號春秋書吳季是也其稱仲則以既爲國君仍得稱己之字以爲字詩序美秦仲是也皆史例也周氏柄中辨正云檀弓鄭注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北齊刁柔云然則殷適子死立世子之母弟按詩大明疏引鄭康成書序注云紂母本帝乙之妾生啓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是鄭本以衍爲微子之弟非謂立適子之弟也刁柔誤解鄭注不可爲據膠鬲之事見於呂氏春秋者二一誠廉篇云武王卽位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

於四內皆以一歸其一貴因篇云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㠯甲子至殷郊子㠯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㠯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國語晉語云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注云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為之作禍其功同也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韓非子喻老篇云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音義出輔相二字云丁作押音甲廣雅云輔也義與夾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云挾押持也古通作夾押挾聲相近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注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

疏注鎡基至之屬○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器鎡錤鉏也鉏之言除也說文鉏立薅斫也又云斫齊謂之茲其衆經音義引倉頡篇云鉏茲其也孟子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漢書樊酈滕灌傅靳周傳贊作茲其周官薙氏注作茲其月令注作鎡錤並字異而義同程氏瑤田通藝錄磬折古義云考工車人之事半矩之倨句謂之宣宣之為物未知其審也又判其宣為半宣以加於半矩之宣其倨句謂之欘欘之為物鉏屬也鄭注云欘斲斤引爾雅句欘謂之定爾雅字作斪斸說文欘斫也齊謂之鎡錤按說文有欘字又有斸字並訓斫斫訓擊吾於欘從木當為鉏斸從斤則

珍倣宋版印

斤屬一以起土田器之句而斫之者也故曰鎡錤一以攻木今木工斧劈之後木已粗平然後用鬭斤向懷句斫之俗呼鉼子二者同名異實然皆擊而用之故同訓斫也蓋曰欘曰斸皆言其器之爲曲體無論治田攻木並向懷而斫擊之其倨句之度則皆一宜有半元人王楨農書載三器一曰鎛耨別名也良耜詩曰其鎛斯趙以薅荼蓼釋名鎛迫也迫地去草也二曰耨除草器呂氏春秋曰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三曰耰鉏古云斫斸一名定耰爲鉏柄也齊民要術曰其刃如半月比木壚稍狹上有短銎以受鉏鉤鉤如鵝項下帶深袴皆以鐵爲之以受木柄鉤長二尺五寸柄亦如之上三事皆鉏屬倨句形之已句者而有淺深之殊又云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瑤田謂注內外二字誤解其內六尺有六寸七字連讀爲一句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十二字連讀爲一句內謂木體之實數耒木三折之六尺有六寸也外謂空中之虛數所弦中步之六尺也此持表弦之之法以示人謂欲据其內之六尺有六寸而弦之其法當如何只須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如是以弦之則得其弦之數爲六尺以與步相中也後鄭注庛讀爲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耜則耜爲耒頭金上有銎以貫耒末庛即耒未之木以納於耜銎者先鄭以庛爲耜之異文謂耒下岐耒下岐者後鄭耜廣五寸注所謂今之耜岐頭兩金也今指庛爲木材故宜與耜金材異也程氏所說鎡基耒耜分別精詳趙氏以皆田器故以相既耳○注待時三農時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注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元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三農時謂此原隰平地之農所種九穀各有其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

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注】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人已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疏】注不更辟土聚民也○正義曰說文云改更也此經言地不改辟即是地不更辟民不改聚即是民不更聚故趙氏以更釋改○注雞鳴至多也○正義曰莊子胠篋篇云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翟氏灝考異云此必時俗語故老子亦云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百家之書凡非孟子後時而其辭有同者如挾山超海杯水車薪絶長補短過化存神之類均當持此論觀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注】言王政不與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食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疏】注言王至甚矣○正義曰作興也故以不興釋不作淮南子氾論訓云體大者節疏高誘注云疏長也長與久同義故以久釋疏說文云顇顦顇也顦顇與憔悴古字通楚辭離世篇云身憔悴而考旦王逸注云憔悴憂貌也憂與患同義故以患釋憔悴○注疾於置郵傳書命也○正義曰爾雅釋詁

云速疾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顏師古漢書注云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字書注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馬遞指駕車之馬非徒馬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毛晃禮部增韻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爲孫傳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鋪置也黄霸傳郵亭鄉官師古曰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引孟子爲證此解置郵甚明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郵置驛也方言驛傳也郭璞注云傳宣語也爾雅馹遽傳也注云皆傳車驛馬之名玉篇云驛譯也三者皆取傳遞之義故皆謂之驛郵置者說文郵竟上行書舍也驛置騎也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釋言郵過也按經過與過失古不分平去故經過曰郵過失亦曰郵按置郵傳三字同爲傳遞之稱以其車馬傳遞謂之置郵謂之驛其傳遞行書之舍亦即謂之置郵謂之驛自竟上行書之舍而傳亦即傳遞所行之書于舍止之處置郵即傳命之名經文傳命二字已足申明置郵二字故趙氏於置郵二字不復解置郵本亦名傳而經文傳命之傳則言其傳遞故以而二字間之周禮春官典命注云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是書謂之命故以書釋命呂氏春秋上德篇云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爲孟子引孔子言之證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注】倒懸喻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疏】民之悅之○正義曰文選論盛孝章書注引孟子作民悅而歸之又馬汧督誄注作民悅之按李善

注文選與李賢注後漢書每引孟子不與今本同當是唐人以意增損或據以爲别本非也陸機豪士賦序云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用孟子語以事爲才按趙氏自是事機文士亦不足爲孟子解矣

章指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是以呂望覩文王而陳王圖管晏雖勤猶爲曾西所羞也疏呂望覩文王而陳王圖○正義曰覩見也圖謀也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漢書藝文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公孫丑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注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而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邪丑以此爲大道不易人當畏懼之不敢欲行也疏注加猶居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雖愚者不加體爲高誘注云加猶止也呂氏春秋慎人篇云胼胝不居高誘注云居止也加居並有正義故轉注加亦猶居也說文云家居也家通嘉桓公公羊左傳家父漢書古今人表作嘉父是也嘉亦通加詩行葦箋云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是也加之猶居又家之假借也○注行其至君矣○正義曰大戴禮王言

篇云道者所以明德也又戚德篇云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賈誼新書道德篇云道者德之本也故經言行道趙氏以行其道德解之毛詩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用也趙氏斷雖由此三字爲句以此字指卿相之位故云用此臣位輔君行之行即行道也行不異於古霸王之君是解異爲同異之異公孫丑倒言之注順解之也近解不異謂雖從此而成霸王之業不足怪異與趙氏異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注】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疏】注禮四十強而仕○正義曰四十曰強而仕禮記曲禮上篇文孔氏正義云強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智慮強一則氣力強也呂氏春秋知分篇云有所違則物弗能惑高誘注云惑動也然則強即不惑不惑即不動故引以釋不動心也惟智慮氣力未能堅強則有所疑惑疑惑則生畏懼故以動心爲畏難自恐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也一枉道事人曲學阿世皆從此動而始矣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也之心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注】丑曰若此夫子志意堅勇過孟賁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德【疏】注賁勇士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用衆篇云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注云孟賁古之大勇士必己篇云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虓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

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高誘注云船人不知孟賁為勇士故也史記范雎列傳集解引許愼曰孟賁衛人史記袁盎傳索隱引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漢書東方朔傳注引尸子云人問孟賁生乎勇乎曰勇貴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攝三軍服猛獸之故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夫子過孟賁非借之贊不動心之難正以氣强之人心有捍護易於不動故勇者多桀傲自逞遺落一切此正與養勇養氣相接入○注孟子勇於德○正義曰音義引揚子曰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

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注】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注】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曰有【注】孟子欲為言之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橈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注】北宮姓黝名也人刺其肌膚不為橈卻刺其目目不轉睛逃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捶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己己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疏】注北宮至中矣○正義曰錢氏大昕潛研

堂答問云問孟子書有北宮黝北宮錡趙氏注以錡爲衛人而黝
獨未詳亦可考否曰黝事固不可考然淮南子注有云握劍鋒以离
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高
誘注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宮黝也誘生於漢世所見書籍
尚多以黝爲齊人宜可信春秋之世衛亦有北宮氏世爲正卿戰
國策趙威后問齊使云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則齊亦有北宮氏
也翟氏灝考異云韓非子顯學篇云漆雕之議不色橈不目逃行
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按韓非所
稱漆雕之議上二語與此文同下二語與曾子謂子襄意似其漆
雕爲北宮黝字歟抑子襄之出於漆雕氏也韓言儒分爲八有漆
雕氏之儒漢志儒家有漆雕子十二篇其書久亡無能案驗矣春
秋繁露度制篇云肌膚血氣之情也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肌懻也
膚幕堅懻也故以肌釋膚音義云橈丁奴效切五經文字云枉橈
之橈女絞反俗從手者撓擾之撓火刀反阮氏元校勘記云閩監
毛三本橈作撓按音義出橈字作撓非也易大過棟橈釋文云曲
折也成公二年左傳云師徒橈敗注云橈曲也曲猶屈也卻同却
廣雅釋言云卻退也史記魯仲連鄒陽傳云勇士不却死而滅名
索隱云却死猶避死也廣雅釋詁云逃避也畏其刺則必退却逃
避黝不畏其刺是不因膚被刺而屈不因目被刺而避也橈卻逃
避互明文選注引聲類云豪長毛也故以毛釋豪挫之訓爲摧妻
問五常政大論云其變振拉摧拔是挫亦拔也說文手部云撻鄉
飲酒罰不敬撻其背遽古文撻周書遽以記之捶同箠司馬遷報
任安書云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漢書吾邱壽王傳云民以耰
鉏捶梃相撻擊捶本馬杖之名用以撻擊故撻亦謂之捶矣顧氏
炎武日知錄云若撻之於市朝即書所言若撻於市古者朝無撻
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

又曰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曰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云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市朝二字見論語者乃殺人陳尸之所左傳殺三郤皆尸諸朝董安于縊而死趙孟尸諸市是也見孟子者僅得一市字蓋古者撻人各有其所容有於市於市則辱之極矣是以斷斷無撻之於朝者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躬稼本稷而亦稱禹三過不入本禹而亦稱稷以紂爲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而亦及微子啓魯哭其夫而變國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並言其一古文體則有然者趙氏佑溫故錄云朝市雙言朝也市也朝市單言市之朝也若撻之於市朝正是司市之朝耳古者朝之名通於上下冉子退朝周生烈云君之朝鄭康成云季氏朝則有司聽事之處言朝猶是公所矣今京城內外衢市多立堆撥設員役以備巡儌其大者謂之官廳漢唐謂之街彈室○注褐寬至褐者○正義曰詩七月篇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箋云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是褐爲賤者所服上言褐寬博下言褐夫則褐寬博即是衣褐之匹夫故云獨夫被褐者褐寬博蓋當時有此稱也老子云聖人被褐懷玉○注嚴尊至是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審應篇高誘注云嚴尊也禮記學記云嚴師爲難注云嚴尊敬也廣雅釋詁云尊敬也尊嚴敬三字義同嚴字連諸侯謂可尊敬之諸侯黝心目中蔑視之無有可尊敬之諸侯故云無尊嚴諸侯可敬者也先以尊釋嚴又申言可敬謂無尊嚴即無可敬也惡聲猶惡言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集解引王肅云子路爲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惡猶過也指斥過惡之言也至猶來也

惡聲至卽惡言來矣漢書外戚傳云爲致椁注云致謂累也又酷吏傳云致令辟爲郭注云致謂積累之也致至也積累加也是至亦有加義故云加已國語晉語云反使者注云反報也必反之是必報之也爾雅釋詁云育養也故以育釋養禮記中庸萬物育焉注云育生也長也養育勇氣卽是生長勇氣養勇卽是養氣但孟子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爲䍐養黝等之氣不以直養則不䍐也䍐在直其養所以不同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注】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爲必勝哉要不恐懼而已也以爲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

【疏】慮勝而後會○正義曰詩大明篇會朝清明箋云會合也合兵以清明詩又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箋云殷盛合其兵衆陳于商郊之牧野此云慮勝而後會謂合兵也○注孟姓至曰舍○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原趙氏之意以古人二字名無單稱一字者今曰舍則舍其名也古未見有複姓孟施者則孟其姓也遂以發音當施字不知發聲在首如吳曰勾吳越曰於越若在中則語助詞多用之字未聞以施字者且孔子時魯有少施氏安知孟施非少施一例乎翟氏灝考異云古人二字名或稱一字如紂名受德書但稱商王受曹叔名振鐸國語但稱叔振晉文公名重耳左傳但稱晉重魯叔孫氏名何忌春秋經定六年但稱忌孟施舍不嫌其自稱舍也○注舍豈至而已矣○正義曰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舍字閩

毛監三本有之經言能無懼趙氏言要不恐懼者要約也以下言孟施舍守約豫言之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注孟子以爲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黝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爲約要也疏注孟子至要也○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孔子以其能通孝道故受之業作孝經陸賈新語云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是曾子長於孝也孝經云孝德行之本也論衡書說篇云寶行爲德周禮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百行行之本即是德之本後漢書江革傳云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孝爲百行之首是也說苑言子夏讀易尚書大傳言子夏讀書韓詩外傳言子夏讀詩新序稱其論五帝大戴禮記稱其言易之生人是知道衆也大戴記曾子大孝篇云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是道雖衆不如孝之大也北宮黝事事皆求勝人故似子夏知道之衆孟施舍不問能必勝與否但專守己之不懼故似曾子得道之大約之訓爲要於衆道之中得其大是得其要也下言大勇是知得其要爲得其大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注子襄曾

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慄曾子謂

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己內自省有不義不直

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

千萬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

之爲約也疏注子襄至約也〇正義曰子襄薛應旂人物考以爲南武城人未知所本禮記投壺篇奇則直諸純釋文

云縮直也廣雅釋詁云直義也縮之爲義猶縮之爲直蓋縮之訓爲從從故直從亦順也順故義義者宜也趙氏既以義訓縮又申

之云不義不直明義即直也引詩者秦風黃鳥篇傳云惴惴懼也是惴即懼也易傳言驚遠而懼邇是驚懼義同褐夫易於驚懼之

不惴是不驚懼之也謂不以氣臨之使之惴惴也王若虛孟子辨惑云惴不字爲衍不然則誤爾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不豈不也猶

經傳中敢爲不敢如爲不如之類此以惴爲自己驚懼與趙氏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不語詞不惴惴也言雖被褐之夫吾懼之

趙氏前引禮記以不動心爲強強猶勇也黝以必勝爲強不如施舍以不懼爲強然施舍之不懼但以氣自守不問其義不義也曾

子之強則以義自守是爲義之強也推黝之勇生于必勝設有不勝則氣屈矣施舍之勇生于不懼則雖不勝其氣亦不屈故較黝

爲得其要然施舍一以不懼爲勇而不論義不義曾子之勇則有懼有不懼一以義不義爲斷此不獨北宮黝之勇不如即孟施舍

之守氣亦不如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注

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注】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爲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爲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己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爲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爲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疏】告子至不可○正義曰不得於言不得於心與不得於君不得於親句同不得於君親爲失意於君親則此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亦指人之言人之心謂人以惡言加己而己受之人以惡心待己而己受之也成公三年公羊傳注云得曰取淮南子說山訓高誘注云求猶得也然則求得取三字可同義蓋人有惡心而詐善其辭氣以欺我我之心不爲之動則能知其心而不惑於其詐故可也若人本有善心而言語之間不免暴戾如鷙拳之諫先軫之唾是矣我則但怒其言不復能知其心故不可也若是則告子所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皆人之心而告子之不動心第於兩勿求見之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告子惟恐求心即動心故自言勿求於心心焉能不動裁說不動便是道家之嗒然若喪佛氏之離心意識參儒者無是也孟子平日亦以存心求放心爲主未嘗言不動存心是工夫不動心是效驗心之本體不能不動學人用

珍倣宋版印

功則不使不動此不過以卿相王霸不攖於心直是得失不譽寵辱不驚一鎮定境界故孟子自言不動心有道則明有前事矣卿相王霸有何恐懼孟子生平何許學問而慮其恐懼在公孫弟子並無此意有此不動心祗是老子所云寵辱不驚孟子所云大行不加孟子自言將降大任必動心忍性豈有大任是身而尚可後言無懼肆然稱不動心者又云不動心有養勇一道皆以氣制心而使之不動此即告子所云求氣也有直養一道則專以直道養其心使心不得慊然而氣不餒此即孟子所云持志告子所云求心也是不動心之道有從心上求者自反是也有轉從心之所制上求者不養勇是也曾子自反祗求心北宮黝孟施舍養勇則但求氣惟告子則不求心幷不求氣大抵生人言行皆從心出言行得失即與心之動不動兩相關合假如心不得於言則當求心何則言之陂淫邪遁皆由心之蔽陷離窮所生所云生於其心是也則此有不得毋論人之言與己之言皆當推其所由生而求之於心此所貴乎知言也而告子則惟恐動心而強而勿求又如行不得於心則仍當求心也何則志與氣本不相持而轉相爲用故以直養者言之則自反而縮使氣常不餒則不問得與不得心而心自不動此曾子與孟子求心不求氣也以養勇者言之則稍不得於心惟恐心動當急求之氣以強制其心此黝舍之所養勇也求於氣也而告子則又但力制其心而幷不求氣是既不能反又不能養舉凡心所不得與不得於心皆一概屏絕而更不求一得心與心得之道徒抱此冥頑方寸謂之不動此其所以卿相不驚霸王不怪有先於孟子者蓋其自言有如此不得心而勿求氣則合當如是故曰可也生平既不能自反直養無害而一有不得則又借此虛矯之氣以爲心之制此黝舍之學豈可爲法且養氣能得心不能強之制不得之心自反而惴行不慊於心則動心已耳焉得有

急急求氣之理若心不得於言則言爲心聲心有所害則正當在心上求於此不急求當復何待故猶是心之不得與不得於心而不求氣則可不求心則不可此斷斷然者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注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爲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疏夫志至充也○正義曰毛詩序云在心爲志儀禮聘禮記注云志猶念也大射儀注云志意所擬度也故趙氏以心所念慮爲志又云度其可否禮記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淮南子原道訓云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夫舉天下萬物蚑蟯貞蟲蝡動蚑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論矣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瞢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論衡無形篇云形氣性天也生之舍生之充生之制生卽性也性情神志皆不離乎氣以其能別同異明是非則爲志以帥乎氣萬物皆有喜憎利害而不能別同異明是非則第爲物之性而非人之性僅爲氣而已故喜憎利害視聽屈伸皆氣也骨肉則形體也趙氏言氣專指喜怒以上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作以怒言故於此言之耳人有志而物無志故人物皆有是性皆有是氣而人能以志帥則能度其可否而性乃所以善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之帥云本亦作師按據干祿字書唐人帥字多作師乃俗字也既又譌師、 夫志至焉氣次焉注志爲至要之本氣爲其次疏注志爲至次○正義曰趙氏以至爲至極次爲說文不前之義謂次于志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此次字如毛詩傳主人入次周禮宮正掌次之次言舍止也若然則至爲來至之至志

之所至氣即隨之而止正與趙氏下注志嚮氣隨之意合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注】暴亂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疏】注暴亂至人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高誘注云暴虐亂也呂氏春秋愼大篇高誘注云持守也持其志即曾子之守義異乎孟施舍之守氣矣直即正也自反而縮故爲正持其志可喜則喜可怒乃怒即義也即不妄以喜怒加人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心爲氣之主氣爲心之輔志與氣不相離也然而心之所至氣即隨之志與氣又適相須也故但持其志力求之本心以直自守而氣之在體則第不虐戾而使之充周已耳是不求於心者謂之不持志無一而可求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注】丑問暴亂其氣云何

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注】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爲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動也【疏】志壹至其心○正義曰趙氏讀壹爲噎說文口部云噎飯窒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塞喉曰壹史記賈誼傳云子獨壹鬱其誰語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易曰天地壹壺虞翻以否之閉塞解絪縕趙岐亦以閉塞釋志壹氣壹其轉語爲抑鬱淮南子精神訓云形勞而不休則蹶高誘注云蹶顛也荀子富國篇注云蹶顛倒也國語越語云

蹶而趨之注云蹶走也呂氏春秋慎小篇云人之行不蹶於山則蹶由於行廣雅釋詁云趨行也經云蹶者趨者趙氏以行而蹶者則解之則蹶者趨猶云蹶而趨矣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故云相動按說文壹部云壹專壹也文公三年左傳云與人之壹也注云壹無貳心持其志使專壹而不貳是爲志壹守其氣使專壹而不貳是爲氣壹黝之氣在必勝舍之氣在無懼是氣壹也曾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是志壹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志一動氣自然之理且志亦不容不一者不一則二三安所持志此所謂一正志至之解惟志一能動氣故志帥而氣即止也若氣一動志則帥轉爲卒所動反常之道故須善養使不一耳按王氏此說陳組綬近聖居燃犀解已言之云志至之志是至到之至氣次之次是次舍之次至如行次如止曰氣之帥體之充是帥其氣以充體者志也曰至曰次言至其處即次其處丑問志氣既不相離持志即是養氣何必又無暴其氣志本不動不壹則渙散無其帥氣本周流不動則枯槁無其充故志可壹而氣不可壹氣可動而志不可動如無心而蹶是所壹之氣也而反動其心非氣壹動志之明驗歟此告子勿求氣可也但既不得於心則全不知持志之道耳按丑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孟子述告子之言以明告子之不動心有可有不可也志至氣次所以申言可不可之故志帥氣以充體志至而氣即隨之而止此勿求氣所以可而勿求心所以不可也求於心即持其志也毋暴其氣似是又當求氣故丑又問之趙氏言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是也故孟子發明之仍申明勿求於氣之可也不得於心有所逆于心也斯特能持其志則度其可否而知其直不直義不義則伸吾氣以往矣不義則屈吾氣以退矣此持志以帥氣之道也志壹則動氣也若不能持志不度其可否不問其直不直義不義而專以伸吾氣爲主不是氣壹也此

珍倣宋版印

孟施舍守氣之道也是不持志而暴其氣也彼不論直義而徒暴其氣固以此爲不動心而不知氣壹心轉不能不動故云氣壹則動志也因舉一行而顛蹶者以例之行而顛蹶是不持志而暴其氣也當其蹶也心且因之動矣則可知徒任氣者不能不動其心此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所以爲可也然告子勿求於氣並不求於心雖不暴其氣而亦不持其志則是屏心與氣於空虛寂滅雖直與義所在而亦却而不前視曾子自反而持守其志者殊矣雖不求氣而不可不善養氣求氣以爲養氣是黜之養勇舍之守氣不如告子之勿求於氣也不求氣而求心以爲養氣是曾子之自反孟子之持志乃爲善養氣也施舍有氣無志告子無志無氣曾子孟子以志帥氣則有志有氣施舍養氣而不善者也告子不善養氣者也以氣養氣則不善養以心志養氣乃爲善養所養者氣所以善養者心心之所以善養者在直與義此孟子所以爲善養浩然之氣也此上但言告子之不動心未明孟子之不動心故下文丑又問孟子何以長於告子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注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注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疏注我能至氣也○正義曰淮南子墬形訓高誘注云浩亦大也故以浩然之氣爲大氣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文選班孟堅答賓戲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李善注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後漢書傅燮傳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李賢注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曰浩然天氣也按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申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

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則董子以養浩然之氣爲養天之和氣班孟堅以浩然與浮雲相對亦是以浩然爲天氣趙項之釋有所本矣今本趙注作浩然之大氣當是俗人所改漢書敘傳上注師古曰浩然純一之氣也文選五臣注劉良曰浩然自放逸也與古義異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注丑問浩然之氣狀何如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閒注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洽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閒布施德教無窮極也疏注言此至極也○正義曰云至大至剛正直之氣者惟正直故剛大下言養之以義養養直養二字直即義也緣以直養之故爲正直之氣爲正直之氣故至大至剛或謂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非也淮南子原道訓云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高誘注云塞滿也施用也用之而無窮竭也又云約而能張幽而能明甚淖而滑甚纖而微高誘注云言道能小能大能昧能明精神訓云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趙氏云貫洞纖微洽於神明謂其微而未著虛而未彰故難於言也說文干部云干犯也國語周語云水火之所犯注云犯害也故以干釋害謂以邪事干害之也既以滿釋塞又云滋蔓者隱公元年左傳云無使滋蔓謂如草之由小而蔓延也當其纖微靜漠難於言之及其養以直而無干害以邪則蔓延由微而著由靜而動則用之德教無窮竭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以直養者集義所生自反而縮也無害者不助

長也以助長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注重說是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無形而生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絡天地稟授羣生者也言能養此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滿五臟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之餒餓也疏注重說至餓也○正義曰易豐初九遇其配主釋文云鄭作妃桓公二年左傳云嘉耦曰妃耦通作偶周禮掌次射則張耦次注云耦俱升射者故以偶釋配又申之以俱行也賈誼新書道德說云義者理也又云義者德之理也禮記禮運云義者仁之節也祭統云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故以義兼言仁又以理釋義而爲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者阮氏元校勘記云漢人皆以陰陽五行爲天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趙氏用此語按列子云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有形生於無形故云無形人生有形也疏本作生於無形非是淮南子原道訓云包裹天地稟受無形又云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趙氏本此以上言無形故改云云羣生落與絡古字通絡爲纏繞亦裹之義也道既爲陰陽陰陽是氣故云道氣陰陽分之爲五行五行各屬於五藏白虎通性情篇云人本含五行六律之氣而生而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淮南子精神訓云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

志勝而行不僻矣敎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感而氣不散矣又云使耳目精明元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安充盈而不泄此趙氏所本也說文食部云餧飢也餧同餒飢即餓也不能以直養而邪或干害之則氣以誘慕嗜欲而散五藏外越而不能充滿故腸腹飢虛若人之不飲食而餒餓也毛氏奇齡逸講籤云配義與道正分疏直養無論氣配道義道義配氣總是氣之浩然者藉道義以充塞耳無是者是無道義餒者是氣餒道義不能餒也李氏紱配義與道解云心之裁制爲義因事而發即羞惡之心也身所踐履爲道順理而行即率性之謂也未嘗集義養氣之人自反不縮嘗有心知其事之是非而不敢斷者氣不足以配義也亦有心能斷其是非而身不敢行者氣不足以配道也吾性之義遇事而裁制見爲循此裁制而行之乃謂之道義先而道後故曰配義與道不曰配道與義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配義則直養而無害矣苟無是配義便無是氣安能免於餒然配義之功在集義集義者聚於心以待其氣之生也曰生則知所謂配者非合而有助之謂也蓋氤氳而化之謂也不能集而生之而以襲而取之則是外之也襲則偶有合仍有不合而不慊於心氣與義不相配仍不免於餒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注】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疏】注集雜至有者○正義曰雜從集方言云雜集也古雜集二字皆訓合與義雜生即與義合生也與義合生是即配義與道而生也生即育也育即養也氣因配義而生故爲善養與徒養勇守氣者異矣莊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淮南子氾論訓云秦穆興兵襲鄭高誘注云以兵伐國不擊鼓密

珍倣宋版印

聲曰襲僖公三十三年公羊傳注云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注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干害浩氣則心腹飢餒矣疏注慊快也○正義曰呂氏春秋本生篇云耳聽之必慊又知接篇云以慊寡人高誘注並云慊快也慊與嗛同國策魏策齊桓公夜半不嗛高誘注云嗛快也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注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嘗以爲仁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疏注孟子至義也○正義曰趙氏以密聲取

敵解襲字而未詳義襲而取之意推其解集義而生爲從內而出則義襲而取乃自外而取矣氣合義而生則有此氣即有此義故爲人生受氣所自有者義襲而取則義本在氣之外取以附於氣耳若人然則義不關於內即所行義有不附將於心無涉矣乃自省所行仁義不具備而邪事干之則心必不快可見義在於內關係於心不與氣配氣則餒矣告子勿求於氣並不求於心是不知義在於內與氣俱生故造爲外義之說不知義故不知持志即不知善養浩然之氣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告子固譏孟子之集義爲襲而取之也由其不知在內妄疑爲徒取於外取如色取仁而行違之取加一襲字如表裘襲裘之襲言其多事增益掩蓋之勞孟子特辨正之此非義襲而取之也句意與非由外鑠我也皆反覆揭示講者以義襲而取之屬告子說告子本外義安肯取義彼全是助長與襲取亦殊按以直養則氣合義自內而生不以直養而邪事干害之則氣不與義合即是暴其氣無所爲義襲也義襲而取自指言義外者之說如此故直非斥之一事合一義即是以直養一事不合義即是事害之集爲雜雜爲合合爲配一也生爲育育爲一

養一也義爲直直爲縮一也取爲求一也趙氏訓詁能貫通其脈集合在內襲取在外是集非襲則是內非外集之訓未明則襲之說遂窒六書訓詁所關於道義者深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注】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疏】注言行至福也

○正義曰經言必有事趙氏以必有福在其中解之是以福釋事乃事無福訓也翟氏灝考異云通段凡十見福字古文但作畐中筆引長形便類事舊本孟子當作必有畐焉故趙氏注之如此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者蓋以但字解正字趙氏於訓詁每以二字相疊爲釋此常例也詩終風序箋云正猶止也莊子應帝王篇云不正釋文云正本作止正之義通於止也爲仁義卽上云行仁義之事自然得福不可止以得福之故始行仁義之事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十二字一氣正但連下此趙氏之義也淮南子精神訓云非直夏后氏之璜也高誘注云直但也直正義同正之爲但猶直之爲但也趙氏以必有事焉爲必有福焉故而勿正是不可止爲此福也心勿忘是心不忘其爲福也勿助長是不可助長其福也隱公元年公羊傳云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此云汲汲助長其福謂心急欲其長而助之也按趙氏讀事爲福其所本不可詳其讀正爲止而以心勿忘爲句則經義可明蓋正之爲止卽是已止之止必有事焉而勿止謂必有事於集義而不可止也何以不止心勿忘則不止也心何以勿忘有時時以不得於言者求諸心卽時時以不得於心者求諸心使行無不慊於心則心勿忘而義集也凡事求諸心卽曾子之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

往往者氣也然自反而縮乃往自反而不縮則不往是不徒恃氣而以心帥氣以心帥氣則能善養氣而不暴其氣若不求諸心而但求諸氣則無論縮不縮而皆往務以氣勝人是爲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也是暴其氣也能自反則持其志不致暴其氣凡氣之所往皆自反而縮自反而縮則配義與道配義與道則以直養而無害其氣緣集義而生乃浩然充塞於天地之間而不餒矣北宮黝孟施舍不求諸心但求諸氣者也故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以爲可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卽是不得於氣勿求於心蓋告子以外其義者忘其心以忘其心者制其氣北宮黝孟施舍一味用氣告子一味不用氣而皆不求心皆不持志卽皆不能集義在黝舍則暴其氣在告子則餒其氣惟孟子之學在自反以求心持志以帥氣縮而合乎義道則氣不餒不縮而乖乎義道則氣不暴全以心勿忘爲要而已忘通妄卽易无妄之妄事卽通變之謂事之事正通止卽終止則亂之止通變則爲道爲義勿止則自彊不息勿妄則進德修業此孟子發明周易之旨故深於易者莫如孟子也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注】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罷倦之貌其人家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稿乾枯也以喻人助情邀福者必有害若欲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疏】注揠挺至死也

○正義曰方言云揠擢拂戎拔也自關而西或曰拔或曰擢自關而東江淮南楚之間或曰戎東齊海岱之間曰揠郭璞注云今呼

拔草心者爲握說文手部云挺拔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荔挺出高誘注云挺生出也拔或連根拔起云挺拔則但拔之使高出如
荔之挺生不出其根也故云挺拔之欲亟長禮記少儀云師役曰罷注云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孔氏正義引莊公八
年公羊傳云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是鄭用公羊爲注也罷與疲同廣雅釋詁疲罷皆訓勞國語齊語云
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注云罷病也今日病謂今日勞苦疲儽也趙氏以芒芒爲罷倦之貌音義云丁音忙則讀若茫茫方言云訰遽
也急遽所以致罷倦罷倦則怠緩不急遽矣詩僕夫況瘁楚辭憂苦篇作僕夫慌悴廣雅釋言云慌夢也釋詁云忽慌忘也文選歎
逝賦何視天之芒芒注云芒芒猶夢夢也爾雅釋訓云夢夢訰莊亂也僾僾昏也孫炎注云夢夢昏昏昏亂也釋文引顧野王云夢
夢訰訰煩懣亂也楚辭九章云中悶瞀瞀忳忳賈誼新書先醒篇云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忳忳然猶醉也云煩懣云悶瞀云如醉
皆倦罷之狀趙氏蓋讀芒芒爲夢夢慌之訓爲夢與芒芒爲夢夢同慌悴謂慌忽憔悴慌忽者疲其神憔悴者疲其形此芒芒所以
爲倦罷之貌也詩桃夭宜其家人毛傳云一家之人箋云猶室家也趙氏以其人爲家人蓋郎謂一家之人也若國語齊語云罷女
無家注云夫稱家是婦以夫爲家楚辭離騷云浞又貪夫厥家注云婦謂之家是夫亦以妻爲家周禮小司徒注云有夫有婦然後
爲家故周易家人卦統言男女父子夫婦兄弟而詩箋以家人猶室家亦男女夫婦統稱此宋人爲男子其握苗而歸不必專告一
人則其人之爲家人概指一家而言耳其子亦家人中之一人也說文走部云趨走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走釋趨說文
木部云槀木枯也周禮小行人注云故書槁爲槀國語魯語云稽魚鼈以爲夏槁注云槁乾也是乾枯槁義同闓監毛三本作喻人

之情邀福者必有害者與也義同俱連下之詞列子黃帝篇邀於效釋文云邀抄也遮也情非中節而發則氣不由直養而生助其喜怒之情以要求呵護之福勢敗援緩身名俱喪是反使有害也趙氏義如此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注】天下人行善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爲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邀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之人也非徒無益於苗而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爲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欲求其福【疏】注天下至者矣○正義曰邀福閩監毛三本作遲福阮氏元校勘記云遲是也讀如遲客之遲常恐其行義考文古本作常恐其作義又閩監毛三本注末多亦若此揠苗者矣七字按孟子經文辭句明達不似詩書艱奧而趙氏注順通其意亦極詳了不似毛鄭簡嚴待於申發故但疏明訓詁典籍則趙氏解經之意明而經自明而趙氏有未得經義者以經文涵泳之亦可會悟而得其真固無取乎強經以從注也此注既讀必有事爲必有福故皆以邀福得福求福言之說文心部云恬安也老子云恬澹爲上謂不求福也由卽猶也毛詩甫田或耘或耔傳云耘除草也禮記曲禮云馳道不除注云除治也故以治釋耘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蓋謂告子既以義爲外則必不行義故惟恐其行義也行義福不

可必得故不行義而別有以助之以急求其福行義即是內治善內治善則福不能急得欲急得福故告子不內治善且惟恐其行善義以礙其急求福也孟子與之相反故言當內治善不當急求其福此趙氏義也乃以孟子經文核之告子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也勿求心勿求氣正老子所謂恬澹淮南子所謂恬愉豈尚有急求其福之事則是以急求其福擬告子者誣也若謂勿求心勿求氣即是助長長即生也亦即養也告子勿求心則不集義因不能如孟子之善養長氣告子勿求氣則不守氣亦並不似孟施舍之養勇告子本不欲氣之生長又何用助長且告子之學雖偏而其勿求心勿求氣不自造為義外之說亦當時處士之傑出者使助長即指告子則孟子明云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然則天下皆助長之人豈天下皆為告子之勿求心勿求氣則趙氏以揠苗助長比急求其福以急求其福為告子之惟恐行義於孟子經文殊難脗合矣試即經文涵泳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忘其為心者也忘其心而勿求則無事此告子外義不善養浩然之氣之說也孟子既辨明義非外襲必事內集故云必有事焉而勿止必有事則必求於心而勿止則非一求而已且心勿忘矣此辨明告子之不動心與孟子之不動心己畢以下勿助長則推黝舍之養勇而言之謂不可為告子之必無事而餒亦不可為黝舍之守氣以養氣也守氣以養氣是助長也長即養也亦即生也以直養而無害則氣由義生為善養即為善長而非助長助養以守氣為養勇則氣由氣生為不善養即不善長而為助長助養天下能自反持志直養集義者能有幾人大抵多暴其氣以生長其氣故云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是不以有事而止而不求氣者也此不芸苗者也是告子之不得于心勿求其氣而可者也故無害也助之長者氣本不能從義直而生而助之生

此揠苗者也是勦舍之守氣以暴其氣者也暴其氣則不能自反不能持志不能集義凡無義無道雖不慊於心而一以其氣行之以直長養之而無害者以不直長養而有害必矣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此害字即申明以直養而無害之害以直養則氣自生長於義而無容助之然則助長者不能以直養之謂也治田者自培其苗之根除其非種苗自生于根矣無以揠爲也總之以持志自反爲要則心勿忘三字爲善養浩然之學忘其心爲勦舍之暴氣非也爲告子之勿求氣亦非也勿求氣雖較暴其氣爲無害然勿求氣即不復求心以生氣雖無害而實無益譬如不揠苗亦不耘苗苗之槁雖不自我害之而苗亦莫能長矣安用此枯槁寂寞之學爲哉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人於日用之間無時無地之非事即無時無地之非動聖人之言敬也道國曰敬事君曰敬其事論仁曰執事敬論君子曰執事敬又曰事上敬交久敬行篤敬其敬鬼神祭思敬蓋敬悉數之不能終其物靜時涵養以收斂放心是敬之一事蓋人生日用之間動處多靜處少以三達德五達道處處之是一動處處當用敬其或有少間靜時亦須以敬聯屬之故曰君子不動而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一言其用功於動不用功於睹聞己無絲毫之不敬而于萬動中或有一靜于萬睹聞中或有一不睹不聞亦以敬聯屬之如此言敬始謂之修己以敬始謂之敬一而無失以靜時繼續其動時之敬非主於靜而以動時繼續其靜時之敬也孟子不動心有道以能養氣也氣何以得養以集義也義何以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能致其知則心有主而義以集然後見之於行事事皆合於義易所謂義以方外如此義方外者必敬直內敬義相須無舍敬而能義亦無舍義而能敬者故義雖方外而實謂之內行吾敬故謂之內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此孟子之論義即孟子之論敬也敬也者用其

心焉而已矣夫子曰無所用心心不用則於不可已者而亦已故斥之曰難孟子之不動心非釋氏之專一寂守以主靜得以冒其號而謂之曰不動心也而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之不動心一在動處用功一在靜處用功為得不相背而馳哉何謂知言注丑問知言之意謂何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注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褒人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能知其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事若豎牛勸仲壬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廋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者也疏注人有至猛也〇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譣詖也見集韻類篇譣玉篇音虛儉息廉二切說文引立政勿以譣人徐鍇傳云譣猶險也今本譣作憸馬融注云憸利佞人也說文憸憸詖也憸利於上佞人也思疾利口也引盤庚相時思民今本思作憸馬融注云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韓非子詭使篇云損仁逐利謂之疾險並字異而義同文選顏延之和謝監靈運詩注引倉頡篇云詖佞諂也孟子公孫丑篇詖辭知其所蔽趙岐注云險詖之言荀子成相篇云讒人罔極險詖顛倒詩序云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

珍倣宋版印

之心並字異而義同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見昭公二十二年左傳廣雅釋詁云蔽障也景王太子壽卒既立子猛又欲立王
子朝故賓起因雄雞斷尾以說王國語周語賓起云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爲王信畜矣人犧實難已犧何害抑
其惡爲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于是犧者實用人也注云人犧謂雞也謂人作犧實難言將見殺也已謂子朝已自爲犧當何害乎
雞惡爲人所用自斷其尾可也人之美則宜君人事宗廟也人自作犧則能治人此譬子朝欲王立之不必毀子猛子朝立猛自廢
矣故云蔽也賓起爲子朝傳謀立子朝以廢子猛是爲諂諛○注有淫美至之也○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淫浸淫隨理也浸猶漸也
由漸而入隨其脈理則不違逆故云淫淫美毛詩雨無正巧言如流箋云巧猶善也善卽美也淫美猶云淫巧詩小雅僭始既涵箋云
僭不信也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見莊公二十八年左傳驪姬本欲廢申生而先言曲沃君之宗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大子主
曲沃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晉侯說之是巧言不信欲殺之先與之也惟其與而之使居曲沃而乃由是得罪是陷害之也周
禮雍氏注云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禽獸不知有坑阱爲人巧設以害禽之獸驪姬欲害申生故先爲此巧
美之言使之墜入如禽獸之陷於阱故爲陷害也○注有邪至孫也○正義曰邪辟也邪則不正故云邪辟爲不正豎牛勸仲壬賜環
之事見昭公四年左傳豎牛者叔孫穆子在庚宗所私婦生也仲壬穆子在齊娶國姜所生也壬與公御萊書私遊于公宮昭公與
仲壬玉環壬使牛入告穆子牛入不告而詐傳穆子命使壬佩之乃讒於叔孫曰不見而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仲壬仲
壬被逐是父子相離也○注有隱至夫也○正義曰淮南子繆稱訓云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高誘注云遁隱也故遁辭爲隱遁之辭

秦客廋辭於朝事見國語晉語韋昭注云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聞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試也乃與爲隱耳是也大夫莫之能對故云欲以窮晉諸大夫也○注若此至趣也○正義曰知其所趣謂知其趣向所在也按賓孟驪姬竪牛同一讒詐無以分其爲詖淫邪且當時晉獻公周景王雖惑之而史蘇劉蚠輩皆能知之不必孟子大賢也至秦客廋辭卽所謂隱漢藝文志有隱書八十篇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論呂氏春秋重言篇言荆莊王好隱韓非子難篇言人有設桓公隱者古人託言譎諫與詩人比興正同無所爲窮知之尤無足爲難故晉大夫莫能對范文子且知其三也豈遂爲孟子之知言乎鶡冠子能天篇云詖辭者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飾遁辭者請物者也聖人知其所極陸佃注云詖辭蓋若告子之類告子之外義聖人無之故曰革物者也淫辭蓋若墨子之類兼愛聖人有之故曰因物者也詐猶邪也飾又從而爲之辭極猶窮也鶡冠之說與孟子小異者以詖辭聖人知其所離蓋此詖辭卽孟子所云邪辭其別云詐辭則邪孟子所未言也說文言部云詖辯論也古文以爲頗字頗廣雅訓邪說文訓偏書洪範云頗僻卽邪僻故鶡冠以詖卽邪又無偏無頗遵王之義此頗與偏並舉頗卽偏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凡從皮之字皆有分析之意分則偏偏則各持一說則辨論此詖之正義也聖人變通神化不執於一孔子稱六言六蔽雖仁知信直勇剛不學以通之則有所蔽而爲愚蕩賊絞亂狂荀子解蔽篇云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於大理又云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墨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卽詖辭之由於有所蔽也淫爲浸淫隨理鶡冠以爲因陸佃

證以墨子之兼愛是也班固漢書藝文志言九流之學儒家出於司徒之官道家出於史官陰陽家出於羲和之官法家出於理官名家出於禮官墨家出於清廟之守從橫家出於行人之官雜家出於議官農家出於農稷之官所謂因也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儒則違離道本五經乖析道則獨任清虛兼弃仁義陰陽則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則傷恩薄厚名則鉤鈲析亂墨則不知別親疏從橫則上詐諼而棄其信雜則漫羨而無所歸農則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蓋水循其理隤而入浸漸其中所不能復則出荀子非十二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淫辭之有所陷入也至於邪辟之辭則顯然悖謬於倫理道義鶡冠所謂華是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春秋弒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甚矣其說稱之頗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即弒父弒君是也所謂邪說即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作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真可弒而已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有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於弒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是乎蓋邪說直造爲悖道之言其甘於爲此說者則心久離於倫理道義乃至於是故邪辭由於有所離也沮之言止請之言乞止之使去乞之使來若明白直質言之未能售也故曲言之亦隱言之鶡冠合邪辭于詖辭而分遁辭爲詐辭陸佃以詐爲邪非也何則所惛者欲其止所好者欲其來不能必其止與來也故以詭詐行之在本意則隱而不明是爲遁任所言則妄而不實是爲詐遁即詐也離謂離於道義窮謂窮於道義心中本無義無道惟恃此詭詐隱藏以爲鉤

致此此遁辭所以由於窮也戰國時張儀蘇代等之言大多如是也此四者非通於大道明於六經貫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學鮮克知之孟子聞而能知其趨則好古窮經之學深矣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注生於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防而止之如使聖人復與必從吾言也疏生於至言矣○正義曰按此與滕文公下篇好辯章互相發彼云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又云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放淫辭則是詖淫邪三者楊墨兼有之蓋楊偏執於爲我墨偏執於兼愛是詖也楊之爲我有合於曾子居武城墨子兼愛有合於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各浸淫失其本則淫也至於無父無君則邪也特不似儀秦之詐飾耳此生於其心四句承上敝陷離窮皆心也詖淫邪遁生於心之敝陷離窮是生於其心也此詖淫邪遁之言造之自下大有礙乎聖人治天下之法故害於政也若將此詖淫邪遁之言見之於政則天下效之三綱由是淪百行由是壞故害於事也政謂法教也事謂事爲也吾言指以直養而無害以下至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言告子義外之言不免詖邪聖人復起必從吾配義集義之言也注以政爲仁政故指人君言之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

珍倣宋版印

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注】言人各有能我於言辭命教則不能如二子【疏】注言辭教命○正義曰禮記表記注云辭謂解說也說亦言也上言說辭則辭即言也詩下武永言配命箋云命教令也是命爲教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注】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疏】注丑見至矣乎○正義曰趙氏以上節仍孟子之言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爲孟子自言其不能此然則乃丑問之言然必從吾言矣已結上文近時通解以宰我以下皆丑問之言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乃孔子之言是也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注】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答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爲聖故再言是何言也【疏】注惡者至辭也○正義曰葉夢得避暑錄話述此文惡作烏云烏蓋齊魯發語不然之辭至今用之作鼻音亦通於汝潁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音義惡音烏非作爲也韓詩外傳新序載楚邱先生答孟嘗君曰惡何君謂我老則爲惡信齊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惡不然之詞也莊子人間世篇曰惡惡可上惡

字不然之詞下惡字訓爲安荀子法行篇云惡賜是何言也韓子難篇云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啞與惡同按啞惡二音今皆有之實一聲之轉意不然而驚咤之則云啞意不然而直拒之則云惡○注言往者孔子子貢相答如此○正義曰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翟氏灝考異云論語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是向公西華言之此向子貢言之日知錄謂孟子書所引孔子之言其載於論語者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一也今據呂氏春秋則此實別一時語學不厭論衡引作饜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注體者四枝股肱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孟子之德故謙辭言竊聞也一體者得一枝也具體者四枝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疏昔者至而微○正義曰近通解以爲丑問之言是也○注體者四枝股肱也○正義曰文選注引劉熙注云體者四支股腳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與趙氏此注同毛詩相鼠人而無體傳云體支體也禮記喪大記注云體手足也周書武順篇云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肱屬手股屬足故云四枝股肱枝與支通說文作肢亦作胑

敢問所安注丑問孟子所安比也疏注所安比也○正義曰趙氏讀安爲案周禮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注云比案比也按安猶處也處猶居也謂夫子於諸賢欲何居也

曰姑舍是注姑且也

孟子曰且置是我不願比也【疏】注姑且至比也○正義曰毛詩卷耳傳云姑且也呂氏春秋貴生上農等篇高誘注並云舍置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注】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心可願比伯夷不【疏】注可願比伯夷否○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盧文弨抱經堂文集云依趙氏注經文但云伯夷何如無伊尹二字按此說極確趙注本憭然丑問伯夷一人孟子乃及伊尹曰不同道【注】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注】非其君非己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之故謂之非其民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注】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民者何傷也要欲為天理物冀得行道而已矣【疏】注要欲至已矣○正義曰五經通義云荷天命以為王使理羣生此所謂為天理物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注】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疏】注止處至去也○正義曰說文几部云處止也重文作處是止即處也莊公八年公羊傳云何言乎祠兵為久也注云為久稽留之辭說文辵部云速疾也久屬仕言故云留速屬止言故云去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注】此皆古

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爲宜也【疏】注乃言至宜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幾近也淮南子要略云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高誘注云幾庶幾也然則庶幾即幾也我心之所庶幾言我心之所近也進退無常量時爲宜即集義矣義之所在即仕即久是進也義之所不在即止即速是退也禮記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仕止久速皆視其可是爲量時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注】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疏】注班齊至等乎○正義曰方言云班列也北燕曰班儀禮既夕注云班次也文選東京賦云次和樹表薛綜注云次比也禮記服問注云列等比也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云齊等也原道訓高誘注云齊列也是班列次比等齊同義轉注故趙氏以齊等解班又以相比解之說文女部云嫌疑也謂丑疑三人相等也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注】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曰然則有同與【注】丑曰然則此三人有同者邪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注】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

爲也是則孔子同之矣疏行一至爲也○正義曰荀子王霸篇云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又儒效篇云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與孟子同不義則自反而不縮也不爲則不惴也曰敢問其所以異注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注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爲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疏注汙下至用者○正義曰說文水部云窪窊汙衺下也音義云丁音蛙不平貌趙氏讀汙爲窪也按汙本作洿孟子蓋用爲夸字之假借夸者大也謂言雖大而不至於阿曲成公綏嘯賦云大而不洿蘇洵有三子知聖人汙論以汙屬上讀則智足以知聖人汙亦是智足以知聖人之大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注予宰我名也以爲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爲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處賢之遠矣疏注如使當堯舜之世○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如使當堯舜之世觀其制度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世作處無觀其制度四字按無者是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

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注】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疏】子貢至子也○正義曰趙氏佑温故錄云李文貞讀孟子劄記云夫子所以超於羣聖者以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使先王之道傳之無窮也宰我子貢有若推尊之意蓋皆以此而子貢獨顯言之如能言夏殷之禮知韶武之美善告顏子爲邦之類皆所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等百王而莫違者也孟子引之以是爲孔子所以異者蓋聖則同德孔子則神明天縱有以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非列聖所可同也○注春秋至德也○正義曰引見國語周語隨會聘周篇韋昭國語解敘云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邱明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宋庠國語補音敘云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按趙氏生後漢已稱外傳則外傳之題不始魏晉矣韋昭注云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也亦謂見其樂知其德○注從孔至道者○正義曰呂氏春秋貴公篇云而莫知其所由始注云由從也毛詩谷風傳及說文辵部皆云違離也故以從釋由以離釋違孔子無可無不可其道大備故從孔子百世後上推孔子又比孔子之德於百世前之聖王皆莫能越孔子之範圍上推即推而

放諸東海而準之推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注】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為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則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子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貶謂之汙下但不以無為有耳因事則褒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疏】注垤蟻至聚也○正義曰詩豳風鸛鳴于垤毛傳云垤螘冢也方言云垤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封垤中齊語也螘同蟻禮記樂記云封比干之冢注云積土為封廣雅釋邱云封冢也是蟻封即螘冢也法言問神篇云太山之於螘垤詩召南于彼行潦大雅泂酌彼行潦毛傳皆云行潦流潦也孔氏正義云行者道也說文水部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應劭云潦流也比云道旁流潦以道釋行以流釋潦也萃聚也周易彖傳文阮氏元校勘記云泰山之於邱垤咸淳衢州本泰作太○注有若至尹也○正義曰呂氏春秋

論人篇云人同類而智殊高誘注云殊異也文選薦禰衡表云英才卓躒注云卓躒絶異也萬類統人物而言麒麟與衆獸異鳳凰與衆鳥異泰山河海與邱垤行潦異聖人與凡民異是萬類各有殊異也聖人在人類之中本是卓然絶異於凡俗是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也而孔子在卓絶之中尤為盛美此所以異于伯夷伊尹也蓋以黜舍告子之不知求心不知集義必要之於曾子之自反自反而縮則一得百里之地而君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自反不縮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皆不為是伯夷伊尹與孔子皆不自反而配道義矣乃伯夷之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尙專於清伊尹之何仕非君何使非民尙專於任任之不已則流於黜舍清之不已則流於告子故雖能集義又必量時合宜而要之於孔子之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易之道大中而上下應之此志帥氣之學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可仕可止可久可速之學也至於通變神化而集義之功極於精義求心之要妙於先心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相傳之教孔子備之而孟子傳之惟得乎此而詖淫邪遁之言乃不致以似是而非者惑亂而昧所從也○注夫聖至揚也○正義曰趙氏佑温故錄云此章舊注特多違失如以子夏不如曾子孝之大以告子之言心氣皆屬人言宰我子貢善為說辭一節昔者竊聞之一節皆為孟子自言莫不善於有若曰節注此三人皆孔子弟子云云直說成阿其所好全相觸背此漢注之所以不可廢而有可廢也

章指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偏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孔子也

孟子正義六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注】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己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疏】湯以至百里○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爲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爾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周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東臨上黨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過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書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力哉按孟子前言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難也謂其起自百里非謂遷豐之後仍止百里也孟子之文彼此互見貫而通之乃見其備湯文始小而終大由能行仁政而諸侯歸之謂文王藉力當未必然史記平原君列傳毛遂曰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地而臣諸侯荀子仲尼篇云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韓詩外傳云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陸賈新語明誠篇云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史記三代世表後褚先生答張夫子問云堯知稷契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

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注贍足也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從於人非心服也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服者也疏注贍足至者也○正義曰贍古作澹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愁悴不贍者高誘注云贍猶足也又先己篇云期年而有扈氏服注云服從也閩監毛三本作服就於人廣雅釋詁云就歸也非心服承以力服人則以力服人即指此非心服者而言故云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從於人上但言以力未言以力不贍故下以力不贍也補明之以力服人既是以力不贍而從人則以德服人卽是以德不贍而從人故云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顏淵子貢於孔子無力可言其從之惟心悅於德耳若以力服人者卽上以力假仁之人則與下非心服也不貫且以德行仁者豈用以服人乎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注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疏注詩大至謂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文王有聲篇第六章箋云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是詩謂服武王之德也自訓由亦訓從東西南北謂自鎬京之四方來也無思不服猶云無不心服故鄭箋謂心無不歸服趙氏亦云此亦心服之謂

章指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懷之【疏】王者任德○正義曰漢書禮樂志云天任德不任刑○遠人至懷之○正義曰論語季氏篇文足利本懷作來韓本同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注】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蒙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猶惡濕而居埤下近水泉之地也【疏】注行仁至地也○正義曰國語晉語云非以翟爲榮注云榮樂也濕宜作溼素問生氣通天論云秋傷於溼注云溼謂地溼氣也埤閩監毛三本作卑卑埤通管子水地篇云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水以爲都居注云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荀子宥生篇云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注云埤讀爲卑裾與倨同方也拘讀爲鉤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是卑下爲近水泉之處爲水漸洳不免於溼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注】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得其人能者居職任其事也【疏】注使賢至事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在凥也說文几部云凥處也今通作居故以兩居釋兩在禮記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注云無則已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

今賢者處位是有其人故云得其人淮南子俶真訓云大夫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居職故任其事國家閒暇及

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注】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時明修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疏】注及無至畏服○正義曰國語晉語平公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注云閒息也閒暇謂安息此以除去欒氏內亂爲少閒則不獨無敵國之虞國家閒暇謂不用兵戈無論外患內亂戰攻則不得休息趙氏舉其外以概其內也國語晉語注云明著也說文彡部云修飾也廣雅釋詁云飾著也是明著修三字義通管子宙合篇云見察之謂明淮南子本經訓云審於符著高誘注云審明也明之義一爲修明一爲明審趙氏以政教宜分刑罰宜審故分釋之畏之訓亦有二一爲畏懼廣雅釋詁畏懼也是也一爲畏服曲禮畏而愛之注云心服曰畏是也大國無容畏懼故以畏服言之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注】詩邠國鴟鴞之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鴞小鳥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疏】注詩邠至道也

珍倣宋版印

○正義曰詩在今毛詩鴟鴞篇第二章傳云迨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言纏緜也趙氏注與傳箋同王肅云鴟鴞及天之未陰雨剝取彼桑根以纏緜其牖戶桑根之皮必須剝而取之故毛傳訓徹為剝趙氏訓徹為取廣雅釋詁云撤取也撤徹字通毛詩釋文云土音杜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大雅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注云齊詩作自杜荀子解蔽篇所言乘杜杜即相土是土杜古字通也綢繆即纏緜之轉聲廣雅釋詁云綢繆纏也謂以桑根之皮絞結束縛之成巢也爾雅釋鳥云鴟鴞鸋鴂陸璣詩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是鴟鴞為小鳥也今此下民今毛詩作今女下民詩序云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事見周書金縢篇趙氏則以為刺邠君曾不如此鳥此蓋三家之說與毛異者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注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修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

疏注般大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伴大貌方言廣雅孟子注皆云般大也亦謂般即伴○注怠惰敖遊○正義曰禮記少儀云怠則張而相之注云怠惰也毛詩小雅嘉賓式燕以敖傳云敖遊也說文出部云敖出遊也敖同遨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注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

疏注詩大至福也○正義曰詩在文王篇第六章毛傳云永長言我也趙氏訓詁與毛同皆爾雅釋詁

文廣雅釋詁云配當也箋云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亦以當釋配分於道謂之命配當善道則配當天命矣莊公二十五年公羊傳云求乎陰之道也注云求責求也故自求即是自責易雜卦傳云大有衆也衆與多義同故以有釋多能謂能自責則有福也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注　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雊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爲不可活也

疏　注殷王至活也○正義曰尚書太甲三篇今文古文皆不傳不在逸書之列故趙氏但云殷王太甲言不言逸書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說文蠥从虫辥聲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祥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又孽庶子也从子辥聲王篇蠥或作孽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高宗雊雉者經云高宗融日越有雊雉敘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史記云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是其事云宋景守心者呂氏春秋制樂篇云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毋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

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司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是其事也高宗宋景皆以德弭災故云皆可以德消去也云帝乙慢神震死者史記云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搏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是其事也故云是爲不可活聲謂活或爲逭禮記緇衣引太甲曰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與孟子所引字雖有異而大恉無殊惟逭之與活義訓不同鄭康成曰逭逃也

章指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言當防患於未亂也【疏】言當防患於未亂也○正義曰易既濟象傳云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老子德經云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注】俊美才出衆者也萬人者稱傑【疏】注俊美至稱傑○正義曰鶡冠子能天篇云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史記屈原賈生傳索隱引尹文子云千人曰俊萬人曰傑春秋繁露爵國篇云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淮南子泰族訓云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

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白虎通聖人篇引禮別名記云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禮記月令正義引蔡氏辯名記宣公十五年左傳正義亦引辯名記辯名即別名也惟作倍人人曰茂倍選曰俊所說各異東漢人注書說文人部云俊材過千人也傑埶也材過萬人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孟秋孟夏兩紀皆云才過萬人曰傑千人曰俊而注功名篇則云才過百人曰豪千人曰傑注國策齊策又云才勝萬人曰英千人曰傑王逸注楚辭大招云千人才曰豪萬人才曰傑注九章懷沙篇云千人才曰俊一國高曰傑焉鄭注尚書皐陶謨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均無定說大要皆才美出衆者之名故典籍隨擧爲稱或言俊傑或言俊乂或言豪傑或言英傑趙氏雖以萬人者稱傑而後則不言千人而但云美才出衆也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注】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疏】注市廛至宅也○正義曰王制小戴禮記篇名鄭氏注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載師周禮地官之職注云征稅也鄭司農云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元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載師職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元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蓋商與民居於國中皆有廛商賈所居之廛在市王制市廛而不稅是也此國宅不專指市中之宅凡民之居與官吏

珍倣宋版印

之居皆可統稱趙氏以市宅亦在其中故引以爲證然則廛而不征謂商賈居此宅不征其稅與鄭氏稅其舍不稅其物之說不同故云古者無征衰世征之謂古者並此舍亦不征稅其舍者衰世也地官廛人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注云故書滯或作廛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官爲居之貨物沉滯於廛中不決民待其直以給喪疾而不可售買賤者也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蓄藏貨物者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謂貨物豬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爲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元謂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臞腐敗爲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舒民事而官不失實此先鄭解說廛而不征謂貨物藏於此而不征稅與後鄭異趙氏蓋本先鄭廛人掌斂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注云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後鄭據此故注王制以廛爲稅其舍即此貨賄諸物邸舍之稅也但明曰廛而不征是不征即不征此廛之稅賈公彥疏云周則廛有征上文廛布是也云不征者非周法蓋趙氏以周禮非文王之法文王治岐關市不征故不依周禮也趙氏謂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則是法而不廛乃申明上廛而什所以不征之故謂當以什一之法征其一夫百畝之地不當征其市中之舍與先鄭所說亦不同先鄭以貨物有滯而不售以法出之使不久滯于市廛趙氏所不用也序官廛人注云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說云市中空地元謂廛民居區域之稱賈氏疏云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及載師廛里任國中之地皆是民之所居區域又其職有廛布謂貨賄停儲邸舍之稅即市屋舍名之爲廛不得爲市中空地按杜子春仍兼顧壇墠之義故以市中空地解之司農與之同然廛非壇墠也星之次舍爲躔廛猶躔也故後

鄭以爲民居區域市物邸舍商賈貨物宜藏居舍之中不得諸於空地趙氏不用空地之說以爲市宅是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注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大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疏注言古至之也○正義曰王制注云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孔氏正義云關境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門關之征但不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也猶須譏禁大宰天官家宰也司關地官職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注云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關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廛是周禮關市有征也周禮相傳以爲周公所作故以爲周公以來也猶譏周禮作幾古字通賈氏疏云孟子陳正法與周異闓監毛三本關市之賦作之征去征作之征並非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注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疏注助者至之類○正義曰王制云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

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借民力則藉即是助履畝者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云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注云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左傳云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注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按何休杜預二說不同然因民不力於公田因踐其私田而收其善畝之穀仍是什一不爲橫征若民因有懲明年加力於公田使公田之穀好於私田則仍收公田之穀不踐其私田矣惟於公田之外又收其私田之什一乃是加賦趙氏以爲橫則當如杜說矣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注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民矣氓者謂其民也

疏注里居至民也○正義曰載師注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布泉也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士徒車輦給繇役鄭氏注禮記檀弓云古者謂錢爲泉布韋昭注國語周語云錢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曰錢是布爲錢即爲泉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凡民居區域關市邸舍通謂之廛上文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市宅此廛

謂民居即周禮上地夫廛許行願受一廛之廛非市宅也布者泉也亦即錢也非布帛之布夫布見周禮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
閑民爲民傭力者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僱役錢也里謂里居即孟子收其田里之里非二十五
家也里布見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有宅不種桑麻或荒其地或爲臺榭游觀則使之出里布猶後世凡地皆有地稅也
此皆民之常賦戰國時一切取之非傭力之閑民已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別出夫布宅有種桑麻有嬪婦布縷之征而仍使之別
出里布是額外之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横取者今皆除之則居廛者皆受惠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閭師凡民無職者出夫布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即此夫里之布是已注中止據載師而不及閭師載師之無職事者是游手浮泛之人夫家之征所以罰
之也閭師之無職者則九職中之閑民非游手也夫布乃其常賦非罰也太宰之九職一曰閑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載師之無職事者
無職而並不事事也閭師之無職者無常職也而轉移職事則猶有事也故但曰無職而不曰無職事閭師疏劉氏問夫家之征與
夫布其異如何鄭答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其凡賦中者也按鄭氏解兩征夫字不同解夫字不當用一夫
百畝之稅之說夫布者論丁出錢以爲賦猶漢口稅之法漢率出泉概施之有職周則惟施之閑民而已趙氏佑溫故錄云夫家
之征乃夫稅家稅二事本非經所及趙氏注廣言之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氓民也从民亡聲讀若盲詩氓之蚩蚩傳云氓民
也方言亦云氓民也孟子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趙注氓者謂其民也按此則氓與民小別蓋自他歸往之民則謂之氓
故字从民亡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氓字云或作萌或作甿按作萌最古漢人多用萌字經典內萌多改氓改甿如說文引周禮

以與鋤利萌是也氓者謂其民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謂其三字按尋謂字則經文當本作萌翟氏灝考異云一讀以天下之民皆悅斷句上士商旅農悉連下皆悅二字句似亦可通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呂氏春秋音律篇注云之其也故爲之氓周官載師注引作爲其民之可訓爲其其亦可訓爲之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注今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率勉人子弟使自攻其父母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所欲者也疏注今諸至者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信誠也故以誠釋信仰之義爲向自卑向高自近向遠皆望也孟子離婁篇言仰望而終身則仰之義同於望故云仰望廣雅釋詁云愛仁也仁之於父子云若父母是愛之也小爾雅廣詁云率勸也勸之義與勉同故以勉釋率爾雅釋言云濟成也故以成釋濟

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爲天吏天吏者天使也爲政當爲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疏注言諸至吏也○正義曰使從吏聲故吏之義通於使襄公三十年左傳使走問於朝釋文云使本作吏段氏玉裁說文解字人部注云水部汩水吏也吏同使

珍倣宋版印

章指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是故衆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也疏衆夫擾擾○正義曰國語晉語云范文子謂厲公曰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廣雅釋訓云擾擾亂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注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注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也疏注易於轉丸於掌上○正義曰說文丸部云丸圜也傾側而轉者置丸掌上其轉易易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注乍暫也孺子未有知小子也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爲人也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故怵惕也疏注乍暫至怵惕也○正義曰僖公三十三年公羊傳云詐戰不日注云詐卒也廣雅釋詁云暫猝也

釋言云作暫也作與詐通卒與猝通作暫卒三字轉注也說文子部云孺幼子也劉熙釋名釋長幼云兒始能行曰孺子孺濡也言濡弱也禮記內則云孺子蚤寢晏起注云孺子小子也始能行而尚無知識不知井之溺人故將入井也國語周語芮良夫云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注云怵惕恐懼也文選東京賦云猶怵惕於一夫薛綜注云惕驚也注驚卽駭驚駭猶恐懼也趙氏解梁惠王上篇隱其無罪爲痛說文心部云惻痛也漢書鮑宣傳云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注云惻隱皆痛也然則怵惕惻隱謂驚懼其入井又哀痛其入井也以隱之義已見前經文下亦自申明之言惻隱爲仁故略之耳音義云內本亦作納納交於孺子之父母要譽於鄉黨朋友皆爲人之事故統之云非爲人也孔本作發於中非爲其人也無情字有其字呂氏春秋過理篇云臣聞其聲淮南子脩務訓云聲施千里高誘注並云聲名也禮記表記云先王諡以尊名注云名者謂聲譽也故以名釋聲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注 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爲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爲行耳

疏 注言此至行耳○正義曰孟子道性善謂人之性皆善禽獸之性則不善也禽獸之性不善故無此四者禽獸無此四者以其非人之心也若爲人之心無論賢愚則皆有之矣孟子四言非人乃極言人心必有此四者趙氏此注深得孟子之恉不愧通儒三國志鍾繇傳注引先賢行狀李膺謂鍾覲曰孟子以爲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禮記曲禮注引孟子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孔氏正義兼引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於句首俱加人字

則四稱非人竟爲指斥罵詈之辭非孟子義趙氏云人但不能演用爲行正申明人必有此心惟禽獸無之耳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

之端也注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疏注端首至用之

○正義曰儀禮鄉射禮注云序端東序頭也頭首也故端爲首端與耑通說文耑部云耑物初生之題也題亦頭也故考工記輪人鑿端注云內題方有頭可由此推及全體惠氏士奇大學說云大學致知中庸致曲皆自明誠也中庸謂之曲孟子謂之端在物爲曲在心爲端致者擴而充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無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與天下共遂其生仁也言仁可以賅義使親愛長養不協於正大之情則義有未盡亦即仁有未至言仁可以賅禮使無親疏上下之辨則禮失而仁亦未爲得且言義可以賅禮言禮可以賅義先王之以禮教無非正大之情君子之精義也斷乎親疏上下不爽幾微而舉義舉禮可以賅仁又無疑也舉仁舉禮可以賅智智者知此者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益之以禮所以爲仁至義盡也語德之盛者全乎智仁而已矣而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益之以勇蓋德之所以成也就人倫日用究其精微之極致曰仁曰義曰禮合三者以斷天下之事如權衡之於輕重於仁無憾於禮義不愆而道盡矣自人道遡之天道自人之德性遡之天德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仁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條理觀其條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禮矣觀於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可以知義矣在天爲氣化之生生在人爲生

生之心是乃仁之爲德也在人爲氣化推行之條理在人爲其心知之通乎條理而不紊是乃智之爲德也惟條理是以生生條理苟失則生生之道絕凡仁義對文及智仁對文皆兼生生條理而言之者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仁主於愛與忍相反故言仁政則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凡視聽言動之入於非禮者皆生於己心之忍忍則己去仁己去仁則己去禮故曰克己復禮爲仁按賈誼新書道術篇云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不忍人之心卽是惻隱之心惻隱爲仁之端仁義禮智四端一貫故但舉惻隱而羞惡辭讓是非卽具矣但有仁之端而義禮智之端卽具矣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注自謂不能爲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爲善也疏人之至體也○正義曰四端之有於心猶四支之有於身言必有也毛氏奇齡賸言補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言仁之端在心不言心之端在仁四德是性之所發藉心見端然不可云心本於性觀性之得名專以生於心爲言則本可生道道不可生本明矣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注謂君不能爲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注擴廓也凡有端在於我者知皆廓而充大之若水火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

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疏注擴廓至母也○正義曰音義云擴音郭字亦作彍音霍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彍滿弩也孫子兵勢篇云勢如彍弩太平御覽引尸子云扜弓彍弩漢書吾邱壽王傳十賊彍弩顏師古注云引滿曰彍並字異而義同孟子公孫丑篇知皆擴而充之矣趙氏注云擴廓也方言云張小使大謂之廓義亦與彍同按說文弓部云彍讀若郭郭卽廓釋名云郭廓也廓落在城外是也趙氏本作彍以滿弩之訓於此文不切故以廓解之卽說文讀若郭之義淮南子原道訓云廓四方高誘注云廓張也說文弓部云引開弓也開弓與滿弩義同趙氏上注云可引用之引用卽此彍矣彍亦廣也開下注云廣大也卽謂彍而充之淮南子說山訓云近之則鍾聲充高誘注云充大也故以大釋充彍而充之卽引而大之也說文火部云然燒也火始燒泉始通其勢不可遏止故由微小而無所不至猶人之有四端既知擴而充之則亦無所不至也惟無所不至故放諸四海而民皆安保也論語里仁篇苟志於仁矣孔氏注毛詩秦風苟亦無信傳皆云苟誠也毛詩小雅保艾爾後傳云保安也保四海卽安四海之民也人不能事父母卽是不仁不義無禮無智雖愚蒙豈不知父母之當事惟賊害其性遂至不能順於父母趙氏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不能事父母豈尚能保安四海此言性善之切可謂通儒矣

章指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廣其道上以匡君下以榮身也

珍倣宋版印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
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注矢箭也函鎧也周禮曰函人爲甲作
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鎧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
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治術當愼脩其善者也疏
注矢箭至爲甲○正義曰方言云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
謂之鏃關西曰箭爾雅釋地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太
平御覽引字林云箭矢竹也箭爲竹名可爲矢故矢即名箭也闓
監毛三本作函甲也音義出鎧字則鎧是也武氏億釋甲云鎧爲
甲之通名釋名鎧猶塏堅重之言也禮記注甲鎧也廣雅函甲介
鎧也自周禮司甲注甲今之鎧也世乃有以金制鎧之名禮記疏
言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書費誓正義古之作甲用皮秦
漢以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爲名儀禮既
夕禮甲冑干笮疏甲鎧冑兜鍪者古者用皮故名甲冑後代用金
故名鎧兜鍪隨世爲名故也億考之獨不謂然鄭氏注甲今之鎧
者今蓋以漢制況之謂漢名甲爲鎧詩正義云經典皆謂之甲後
世乃名爲鎧篆以今曉古此疏所指亦謂以漢制況也其實用皮
用金在古並有此制管子地數篇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
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蚩尤造兵之始者已以金作鎧鎧之所
由來遠矣非自後世爲然春秋時此制益廣車馬被甲皆得用金
鄭風駟介旁旁傳云介甲也秦風俴駟孔羣箋云俴淺也謂以薄
金爲介之札介甲也僖二十八年傳駟介百乘成二年傳不介馬
而馳之注介甲也是馬亦用金爲鎧定八年傳主人焚衝注云衝

戰車考淮南子覽冥訓大衝車高氏注云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是車亦用金爲鎧昭二十五年傳
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呂氏春秋察微篇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鄭衆亦云介甲爲雞著甲見儀禮疏按此介與金距對則
小鎧亦以金爲之此又可爲證以見當時鬬雞之戲尚如此蓋必有所仿效爲然其人得用金爲鎧者吳越春秋王僚乃被棠鐵之
甲又戰國策當敵則斬堅甲盾鞮鍪鐵幕劉氏云謂以鐵幕爲臂脛之衣呂氏春秋貴卒篇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兵
爲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此又自春秋至戰國世變益甚所以備益密則甲用金與革古蓋兼之而諸說妄
爲區分其義非也函人爲甲見考工記○注巫欲至死也○正義曰周禮春官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
春招弭以除疾病注云衍讀爲延望祀謂有牲粢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禬禜之神號男巫爲之
招杜子春云堂贈謂逐疫也招招福也弭讀爲敉敉安也安凶禍也招敉皆有祀衍之禮祝號掌於大祝小祝而授男巫是祝之事
巫爲之也逐疫祝於未病時除疾病祝於已病時皆所以求活人也惠氏士奇禮說云古者巫彭初作醫故有祝由之術移精變氣
以治病春官大祝小祝男巫女巫皆傳其術焉大祝言甸讀禱代受眚烖小祝將事候禳求遠辠疾男巫祝衍旁招弭寧疾病女巫
歲時釁浴祓除不祥故曰病者寢不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也梓人匠人並見考工記皆不言作棺而宮室屬之匠人棺
椁亦宮室之類地官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注云匠師主衆匠又云匠師主豐碑之事檀弓云
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云豐碑天子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桓楹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窆內之

珍倣宋版印

碑匠師主之則棺椁亦匠人所爲明矣故儀禮既夕記云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注云遂匠遂人匠人也匠人主載柩窆雜記云匠人執羽葆御柩襄公四年左傳定姒薨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請木則棺爲匠所作惟匠人作棺故載柩御柩之事皆匠人主之此國之職事而士大夫之棺亦必匠人所作故孟子爲母治棺使虞敦匠事此云作棺欲其蚤售者則主買棺者而言蓋士庶之家不能自治必市於匠人而匠人即以棺爲售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漢書刑法志引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卽孟子巫匠亦然意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注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爲不智疏注簡擇不處仁○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柬擇也說文手部云擇柬選也柬部云柬分別簡之也柬古簡字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注爲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者何得爲智乎疏注爲仁至智乎○正義曰易文言傳云元者善之長也體仁足以長人故爲仁可以長天下也假如漢書儒林傳假固利兵之假顏師古注云給與也謂天以仁給與人使得長人也爾雅釋言云宅居也安宅是安居故云居之則安禦止也莫之禦是無止之者也智屬知此言不仁是不智故云不能知入是仁道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注若此爲人所役者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

人而恥爲矢也注治其事而恥其業者惑也疏注惑也○正義曰智者不惑上云不仁是不智故云惑阮氏元校勘記云矢人而恥爲矢也各本同孔本上有由字按音義由反手下云下文由弓人由矢人義同是音義本此文上有由字如恥之莫如爲仁注如其恥爲人役而爲仁仁則不爲役也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注以射喻人爲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仁恩之未至疏仁者至已矣○正義曰禮記射義云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此文蓋有所本首言術不可不慎術承上矢函巫匠則指藝術而言藝術人之所習也習於爭戰則糜爛其民如矢人之不仁矣所以習於爭戰者以欲勝人也故此以射爲喻而戒其不怨勝己也不特諸侯之習爭戰也推之士庶人惟知利己損人則時以忮害爲心以爭勝於人此不能勝必多方乞助於他人役於彼以求伸於此心日益刻氣日益卑苟始以正己繼以反求本無傾軋之心無事屈身之辱儒者求勝以學市人求勝以利朋黨阿比托一人以爲庇其趨同也

章指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爲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爲矢人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注子路樂聞其過

珍倣宋版印

過而能改也尚書曰禹拜讜言【疏】注尚書至讜言○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咎繇謨曰禹拜昌言今文尚書作讜言趙注孟子引尚書禹拜讜言逸周書祭公解拜手稽首讜言張平子碑讜言允諧劉寬碑對策嘉讜皆昌言字之假借也至於讜言亦見漢人文字字林讜言美言也此又因讜言而為之言傍謂之正俗字可盧氏文弨校逸周書祭公解云讜讜古字通荀子非相篇博而讜正注讜直言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注】大舜虞帝也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己從人故為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疏】注大舜至者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虞帝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作虞也按當本作虞舜也淺人或刪舜或改為帝論語子罕篇云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又云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是孔子稱舜巍巍而巍巍之為大也云於子路與禹同者趙氏以善與人同稱之人指子路與禹謂舜之善在舍己從人而舍己從人此舜之善與子路禹同者也經文善與人同在上注倒言之耳按周易同人象傳云同人柔得位乎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惟君子惟能通天下之志序卦傳云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同人者物必歸焉同即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所謂善與人同也禮記中庸云舜其大知矣乎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兩端人之兩端也執兩而用中則非執一而無權執一無權則與人異執兩用中則與人同執一者守乎己而不能舍己故欲天下人皆從乎己通天下之志者惟善之從故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意林引尸子云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

有過此虞氏之盛德也禮記大學篇引秦誓云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樂人有善則無他技無他技是不爲異端不爲異端是善與人同也舍己即子路之改過從人即禹之拜昌言聖賢之學不過舍己從人而已孟子闢揚墨以其執一此章發明專己執一之非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注】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疏】注舜從至爲善○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此舜耕稼陶漁之事也爾雅釋詁云謨謀也書序云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棄稷今大禹棄稷篇不存唯存皋陶謨禹既拜皋陶之言帝乃命禹禹亦昌言又曰迪朕德不時乃功惟敘及皋陶拜手稽首颺言賡元首叢脞之歌而帝且拜而俞之可爲舜取善謀之證乃此其爲帝時也孟子則遡言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於人者然則舍己從人之道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不當如是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與人爲善猶云善與人同上言善與人同而下申言其所以同者爲舍己從人舍己從人即是樂取于人以爲善是取人爲善即是與人同爲此善也莫大乎與人爲善此舜之舍己從人所以大也

章指言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疏】由采善於人○正義曰董子春秋繁露云春秋采善不遺小○故曰至功也○正義曰桓寬鹽鐵論刺驕篇云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周氏廣業云文選注有計及下句豈此二語皆外書之文而趙稱之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注】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汙也思念也與鄉人立見其冠不正望望然慚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汙己也【疏】注伯夷至己也○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異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此讓國而隱居之事也毛詩角弓如塗塗附傳云塗泥也說文火部云炭燒木未灰也灰死火餘㶳也从火又又手也火既滅可以執持灺燭㶳也㶳火餘也廣雅釋詁云炭㶳灺也然則炭爲燒木已㶳之

名但未成死灰而已無火矣木經火燒未灰其黑能污白故趙氏以墨釋之滕文公上篇面深墨注云墨黑也王氏鳴盛尚書後辨云炭與塗聯言是無火之黑炭非如左傳廢於爐炭之炭周氏柄中辨正云若是炭火豈必朝衣朝冠而後不坐哉趙氏云塗泥炭墨則非炭火明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䤾污也方言汜浼潤注洿也自關而東或曰洼或曰汜東齊海岱之間或曰浼或曰潤洿與汙同孟子公孫丑篇若將浼焉趙岐注云浼污也丁公著音漫莊子讓王篇云欲以辱行漫我呂氏春秋離俗覽不漫於利高誘注云漫汙也漫浼並與䤾通莊子讓王篇云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呂氏春秋誠廉篇塗作漫漢書王尊傳云塗汙宰相摧辱公卿汙塗漫義相同故汙謂之漫亦謂之塗塗牆謂之塗墁亦謂之圬矣爾雅釋詁云念思也是思爲念也禮記問喪云其送往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注云望望瞻望之貌也此云慚愧趙氏蓋讀爲惘惘惘惘即罔罔文選西征賦注云惘猶罔罔失志之貌失志故慚愧也按毛詩大雅思皇多士傳云思辭也此思與鄉人立思當亦語辭非有義也

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注 屑絜也詩云不我屑已伯夷不絜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西伯也

疏 注屑絜至伯也○正義曰絜與潔通楚辭招魂篇云朕幼清以廉潔兮注云不汙曰潔引詩者邶風谷風第三章已作以古已以通毛傳云屑潔也箋云言君子不復潔用我蓋不我屑以謂不以我爲潔而用我也此不屑就謂不以諸侯爲潔而就之也言不忍就見者說文心就云忍能也能即耐故廣雅

珍倣宋版印

釋言云忍耐也既以爲汙故不耐就之矣毛詩大雅蕩篇云文王
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
於中國覃及鬼方此言商紂失道其奰然惡行延及中國之外至
於遠方諸侯是當時諸侯皆化于紂紂之不善多黨紂而爲暴亂大
惡所謂詢爾仇方如虞芮未質成之先則爭田而訟此不義之小
者文王所伐有犬戎密須阮徂共者邘孟莒等皆不義之國不獨
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
姓盡力不得衣食也故云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　柳下惠不羞
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
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注】柳下惠
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己之賢才
必欲行其道也憫懣也二云善己而已惡人何能汙我也【疏】遺佚而不怨阨
窮而不憫○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遺佚云或作迭或
作失皆音逸音義出阨窮云本亦作厄按說文兔部云逸失也人
部云佚佚民也逸佚失三字古通此云遺佚卽遺失也柳下惠是
賢而魯不能得之是遺失之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厄困也
漢書翟義傳集注引晉灼云阨古厄字阨窮卽困窮由遺佚至於
困窮也文選嵇康絕交書注引孟子阨字作厄○袒裼裸裎○正
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但裼也衣部曰裼者但也古但裼
字如此袒則訓衣縫今之綻裂字也今經典凡但裼字皆改爲袒
裼矣衣部又云臝者但也裎者但也釋訓毛傳皆曰袒裼肉袒也
肉袒者肉外見無衣也引申爲徒凡曰徒曰但皆一聲之轉空也

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嬴裎徒裼袒也嬴者說文嬴袒也僖公二十三年左傳欲觀其裸王制嬴股肱釋文嬴本又作嬴大戴禮天圓篇唯人爲倮匈而生也史記陳丞相世家躶身而佐刺船並字異義同嬴之言露也月令中央土其蟲倮鄭注云物象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恆淺毛荀子蠶賦有物於此儳儳兮其狀楊倞注云儳儳無毛羽之貌義並與嬴同裎者說文裎袒也孟子公孫丑篇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裎之言呈也方言襌衣無袍者趙魏之間謂之程衣義亦相近也徒裎與袒一聲之轉也韓非子初見秦篇云頓足徒裼韓策云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裼者說文裼袒也凡去上衣見裼衣謂之裼或謂之袒裼玉藻裘之裼也見美也內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是也其去衣見體亦謂之袒裼鄭風大叔于田篇襢裼暴虎爾雅云襢裼肉裼是也襢與袒同毛氏奇齡經問云沈玉亮問內則云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夫袒裼裸裎見於孟子此大不敬之事乃以袒裼屬敬事鄭康成注則云父黨無容謂居父之側不事容飾則袒與裼有何容飾經與注皆不可解曰往讀樂記云周旋裼襲禮之文也又玉藻云不文飾也不裼又云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者盡飾也此所爲裼謂裼衣裼裘使美見於外正文飾之事與孟子袒裼襪褻截然不同袒裼見美本爲文飾而即以之爲敬君之事此正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兩相發明蓋袒裼者事君之敬不敢袒裼者事父母之情也然則何以同一袒裼而一以爲褻一以爲敬曰袒裼本不同有去衣之袒裼有加衣之袒裼去衣之袒裼如射禮袒決喪禮袒括髮鄭詩袒裼暴虎郊特牲肉袒割牲左傳鄭伯肉袒牽羊史記微子世家面縛肉袒俱是也此脫衣見體不必皆敬事也若加衣之袒裼則衛風衣錦絅衣裳錦絅裳謂夫人衣錦必加單衣於其上謂之裼衣但又加一衣袒而不襲則其美見焉又有裼裘如狐白加錦衣狐青加綃衣

狐黃加黃衣羔裘加緇衣皆加單衣於裘上但外又加一衣袒則裼之而美見襲則揜之而美不見檀弓所云襲裘而弔裼裘而弔是也去衣之祖裼爲褻加衣之祖裼爲敬明有分別矣○注柳下至我邪○正義曰春秋釋例世族譜云展氏司空無駭公子展之孫魯公族夷伯展氏祖父展禽食邑柳下隱公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命以字爲展氏注云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僖公十五年左傳云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注云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二十六年左傳云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注云柳下惠國語魯語云齊孝公來伐臧文仲欲以辭告問於展禽對曰獲聞之注云展禽魯大夫展無駭之後柳下惠也字季禽獲展禽之名也是爲魯公族大夫也又魯語海鳥爰居篇云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注云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莊子盜跖篇稱孔子與柳下季友國策齊策顏斶對齊宣王亦稱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則季爲字也文選陶徵士誄注引鄭氏論語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淮南子說林訓柳下惠見飴高誘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柳下有此二說趙氏同高前說以爲號也號如史記呂尙號曰太公望荀子南郭惠子居南郭因以爲號是也惟名獲字季而趙氏以爲名禽字季未知所本孔氏左傳正義云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是也隱藏也以用也不隱己之賢才謂不肯自藏晦其賢才也必以其道是必用其道卽是必欲行其道也韓非子難三云故羣公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鹽鐵論刺權篇云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祿之所以爲文魏成子之所以爲賢也潛夫論明闇篇云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耻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此隱賢謂隱蔽賢人與

趙氏義異淮南子主術訓云年衰志憫注云憫憂也漢書佞幸石顯傳憂滿不食注云滿讀曰懣說文心部云悶懣也鬼谷子云憂者閉塞而不泄也然則憫即憂悶凡憂悶不能泄則憤故懣又訓憤也善己而已解我爲我惡人何能汚於我以惡人解袒裼裸裎之人

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注 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並立偕俱也與之儷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己之正心而已耳援而止之謂三絀不暫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爲潔也 疏 注由由潔也○正義曰廣雅釋訓云浩浩油油流也由與油通故以由由爲浩浩趙氏解浩然之氣爲大氣注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云浩然心浩浩有遠志也遠與大義同楚辭懷沙云浩浩沅湘王逸注云浩浩廣大貌是也此由由爲浩浩亦謂其不似伯夷之隘而寬然大而能容也乃油油本新生之狀詳見前油然作雲而禮記玉藻云三爵而油油然注云油油悅敬貌史記微子世家云禾黍油油索隱云油油禾黍之苗光悅貌油油爲悅故韓詩外傳引萬章由由然不忍去也作愉愉然不去也大戴記文王官人云喜色由然以生由爲生亦爲喜喜悅生之象也流動生之機也水生則流物生則悅禾黍之油油猶云木欣欣而向榮也列女傳賢明篇云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其妻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

珍倣宋版印

子永能釐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而惠兮門人從之以爲誄此與孟子相表裏兩言油油其云油油之民即謂此生生之民與下將陷於害相貫害則將戕其生矣故憂之而救之惟憂民救亂之心切故不憚委蛇容忍周旋補救於其間所謂進不隱賢必行其道謂不藏此憂民救亂之才欲行此蒙恥救民之道也推此裸裎之人即害民之人彼自害民我自救民所爲爾爲爾我爲我也因其人害民而潔身遠去則不與之偕因其人害民而詭隨阿附則與之偕而自失惟惠則油油然救斯民全其生生者與此害民之人並處於朝彼焉能浼我蓋我染其所爲而附之則彼能浼我我以救民者補救挽回其害則與之偕而不自失彼焉能浼我哉不自失所以不能浼必行其道所以三黜不去以兩油油相例則油油即由由由由即生生矣趙氏不解祖裼裸裎四字而云與惡人同朝即使脫衣露體何致遂爲惡人且惡人居朝亦豈脫衣露體則趙氏明本脫列女傳爲說以此祖裼裸裎即指陷害斯民之人故以一惡字明之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倮大衍注云倮謂焚燒令蕩然俱盡周禮大司徒以虎豹爲贏物列子以豹爲裎贏裎即裸裎也然則柳下惠所云裸裎假借爲脫衣赤體以喻害民者之割剝猶管子以焚燒爲倮也荀子議兵篇云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注云路暴露也亶讀爲袒謂上下不相覆露祖與怠慢並言亦假借之言矣故爲惡人也若徒以赤體之人在側而以爲焉能浼我此即尋常之人亦豈見有爲赤體之人浼者無救民行道之心援之即止黜之不去何以爲柳下惠哉後世秉國者一言未合乞骸而退以爲潔身去亂不知執一已倖直之名而以軍國生民之重一任諸羣小之爲莫或救止則亦豈得爲潔哉故位不以去爲潔而悠游下位足爲以矯潔爲高者

示之鵠也孟子舉一伯夷以戒人之輕進舉一柳下惠以戒人之輕退豈徒然哉阮氏元校勘記云謂三黜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黜作絀是音義出絀字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注】伯夷隘懼人之汚來及己故無所含容言其太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彈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疏】注伯夷至評之○正義曰禮記禮器云君子以為隘矣注云隘猶狹陋也音義云隘或作阸或作阨並為懈切文選吳都賦邦有湫阨劉逵注云阨小也湫阨即湫隘小猶狹也文選注引晉綦毋邃孟子注云隘謂疾惡大甚無所容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此解隘不恭與趙氏同而其不同趙氏者趙氏謂作夷之不屑就為隘柳下惠之不屑去為不恭以君子不由為聖人不取由用也取亦用也然孟子以夷為聖之清惠為聖之和夷惠既是聖人則隘不恭聖人不由不得謂夷惠為隘不恭故綦毋邃易趙氏義云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此字指夷之不屑就惠之不屑去謂如是為隘如是為不恭若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則伯夷柳下惠皆君子也隘與不恭君子皆不為則夷不為隘惠不為不恭也後漢書黃瓊傳李固遺瓊書云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趙氏之義固有所本矣

章指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中和爲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疏】介者必偏○正義曰文選注引者作然音義云介者丁云字多作分誤也

孟子正義七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注】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疏】天時至人和○正義曰尉繚子戰威篇云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又武議篇引此二句亦斷之曰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翟氏灝考異云尉繚與孟子同時兩述斯言皆以聖人稱之荀子王霸篇亦云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斯言也孟子之前應見古別典○三里至利也○正義曰臧氏玉林經義雜記云晉書段灼傳云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圓圍而攻之有不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殺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

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此本孟子今公孫丑下作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疑誤也郭爲外城猶椁爲外棺開廣二里已不爲狹若城三里而郭七里是外城反過倍於內城矣外城既有七里內城又當不止三里殺兩言五里之郭必非誤按戰國策齊策貂勃云三里之城五里之郭田單又云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皆指卽墨而言其城郭之小七里五里固未可拘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左傳疏曰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尚書大傳云古者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然則孟子蓋謂伯子男之城也尉繚子天官篇云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而乘之者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此言東西攻南北攻卽所云環而攻之呂氏春秋愛士篇云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高誘注云環圍也謂周旋圍繞之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春官簭人九曰簭環註謂筮可致師不也孟子環而攻之之環卽周禮筮環之環環而攻之謂筮而攻之也張氏爾岐蒿菴閑話云趙注似長兵家言天時多言向背如背孤擊虛背亭亭擊白奸之類每日每時各有其宜背宜向之方環而攻之則四面必有一處合天時之善者○注天時至屬也○正義曰時十二辰地支也日卽十日天干也太元元數篇云五行用事者王王所生相故王廢勝王囚王所勝死淮南子地形訓云木壯水老火生金因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因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因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因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因火死論衡難歲篇云立春艮王震相巽胎離沒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王之衡死相之衡因王相衡位有死因之氣此王相之說也史記龜筴列傳云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集解云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

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卽爲孤辰巳卽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卽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卽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卽爲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此孤虛之說也周禮春官太史職太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云楚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太史主天道周時術士以七政占驗爲天道故禆竈云天道多在西北子產雖正斥之云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然其時則混以天時爲天道至孔子贊易明元亨利貞爲天之道道言天道虧盈而益謙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天道乃明孟子以天道與仁義禮智並言而此五行時日之術別之爲天時而天時天道乃曉然明於世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注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爲守衞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余焉能戰是也

疏注有堅至是也○正義曰破之走者解委而去之走字釋去之矣委無破義阮氏元校勘記云岳本破作被淮南子精神訓云委萬物而不利高誘注云委棄也漢書地理志千乘郡被陽注引如淳云一作疲音罷軍之罷罷卽疲國語周語注云棄廢也禮記中庸半塗而廢注云廢猶罷止也表記中道而廢注云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趙氏當作疲之走者通疲爲被傳寫誤作破也罷而去之卽棄而去之也岳本得之引衞

懿公之事見閔公二年左傳云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是其事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注】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民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馮兵革之威仗道德也【疏】注域民居民也○正義曰荀子禮論篇云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史記禮書云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廷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毛詩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有是即域是索隱云域居也言君子之行非人居亦弗居也上言宮廷下言域故知域是居與趙氏同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漢地理志言齊初封地舃鹵寡人民迺勸業通商而人物始輻奏先發端云古者有分土無分民顏師古注無分民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最是所以碩鼠之詩逝將去女論語之書襁負而至若至七國便不然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則當時封彊之界固以域其民矣按呂氏春秋慎人篇云胼胝不居高誘注云居止也以法禁之使民止於此居也以德懷之未嘗禁之而民自止於此亦居也居民不以封疆之界謂止民不以法禁之以德懷之也居此民則止此民止此民即有此民矣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注】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疏】得道至勝矣○正義曰音義云寡助之至至或

珍倣宋版印

作主按多助之至亦當作多助之主趙氏云得道之君即解多助之主上言得道者多助則多助之主即是得道之君也有不戰不當戰也當戰則戰矣當戰則戰所以必勝

章指言民和爲貴貴於天地故曰得乎丘民爲天子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注】孟子雖仕於齊處賓師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病不可見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疏】注王欲至見否○正義曰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此以若言釋如字儀禮鄉飲酒禮云如大夫八註云如讀若今之若廣雅釋言云如若也云若言者爾雅釋詁云圖如猷謀也釋言云猷圖也猷若也然則如與若義同而如之爲謀爲圖爲猷與若之爲猷爲圖同寡人如就見者也即寡人圖就見者也釋詁又云猷言也趙氏疊若言二字釋如字謂如者若也言也若之爲如不必爲圖猷之義必疊言字則其爲猷爲圖了然明白此趙氏訓釋之精也或訓如爲往不及趙氏遠矣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如字亦與將同義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古者雞鳴而起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以知孟子將朝王蓋雞鳴之

珍倣宋版印

後辨色之前朝將之朝朝則日出時也愚初解如此復閱趙注云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視朝內仍帶有力疾不得已之意頗妙不然既惡寒大廷之上與道塗奚別焉朝將視朝上朝字當讀往齊王以孟子昔來朝方視朝不然仍以疾罷語頗婉切按張仲景傷寒論云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又云太陽中風嗇嗇惡寒淅淅惡風此云不可以風則是惡風惡風而云寒疾蓋是太陽中風寒水之經疾也趙以云寒疾不可以風故以爲惡寒之疾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多云識知也故以不知解不識對

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注】孟子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有疾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注】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爲不可【疏】○注東郭至日也正義曰史記平準書東郭咸陽索隱引風俗通云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是齊有東郭氏爲大夫家也翟氏灝考異云韓詩外傳云孟子所重賢而已矣何必定大夫齊有東郭先生梁石君不詘身下志以求仕世之賢也孟子所弔梁石君應其人耳按東郭先生蓋住居東郭未必卽東郭氏此明稱氏爲大夫家是也文選悼亡詩注引蒼頡篇云昨隔日也廣韻云昨隔一宵也昔之訓爲久爲舊爲往則通隔日以前俱謂之昔孟子辭疾僅隔一宵故云明日出弔下計隔日爲明日上計隔日爲昨日故以昔者爲昨日也莊子齊物論云今日適越而昔至也釋文引向秀注云昔者昨日之謂也與趙氏此注同阮氏元校勘記云今日弔閩監本孔本韓本同廖本毛本日作以形近之譌考文引作今以弔云今下古本有日字足利本同尤非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

不弔注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爲不可以弔王使人問疾醫來注王以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禮云有負薪之憂疏注孟仲至者也○正義曰孟仲子之名兩見毛詩傳所引一維天之命傳云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一閟宮傳云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孔氏正義云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仲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曹氏之升摭餘說云孟子且不親受業於子思之門何有仲子以趙氏從昆弟之說爲信而告子篇之孟季子又當爲仲子之弟也至序錄所稱子夏傳魯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者當別是一人按東萊讀詩記引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陸德明釋文序錄既引徐整說謂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又引一說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後一說同於陸氏而仲子於孫卿中閒多一根牟子皆不言孟仲子受學於子思孟子趙氏謂爲孟子從昆弟必有所出今未詳矣禮記樂記云病不得其衆也注云病憂也是憂即病也引曲禮者見禮記

曲禮下篇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是也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注仲子使數人要告孟子君命宜敬當必造朝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注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且以語景子疏景丑氏○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漢書藝文志有景子三篇列儒家者流此稱景丑爲景子其言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及引禮父召君召諸文頗有見於儒家大意景子似即著書之景子也孟子宿於其家蓋亦以氣誼稍合往焉○注而心不欲至朝○正義曰儀禮鄉飲酒禮賈氏疏云齊王召孟子不肯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此解不得已爲不得已而朝是也趙氏言近於仲子之言不得已已止也不得止者不得不往朝也但身雖至朝而心不欲至朝蓋是時王未視朝或已視朝而退孟子雖造朝而未見王故宿於景丑氏而以所以辭疾之故告也考文古本心作必非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注景丑責孟子不敬何義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注曰惡者深嗟歎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

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於是者也【疏】注云爾絕語之辭也○正義曰云爾分言之皆語詞也文選古詩故人心尚爾注引字書云爾詞之終也疊云爾兩字是終竟無疑之詞故為語絕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注】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豈如我敬王者邪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注】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為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牧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惑焉【疏】注景子至惑焉○正義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解否非此之謂也句謂為臣固自當朝也解固將朝也以自當二字釋將字自當將之緩聲近時通解謂將朝即指孟子將朝王而言禮記曲禮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玉藻云父命呼唯而不諾又云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曲禮注云應辭唯恭於諾論語鄉黨篇云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集解云鄭曰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之趙氏言無諾而不至與唯而不諾義異云輦車就牧者荀子大略篇云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

之天子召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注云輦謂人挽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輦輿就馬也出車就馬于牧地趙氏撮其辭音義云宜與丁音餘下是與死與言與伐與殺與之與過與皆同此宜與亦如字翟氏灝考異云書齋夜話曰宜與之與音歟古者歟字皆作與字宜歟即可乎之謂當以與字絕句不當連下文爾雅釋詁云宜事也故以事釋宜宜與夫禮謂夫子之事與禮所云若不相似趙氏讀與如字孫奭謂宜與如字是也丁讀宜與為句非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宜猶殆也成二年左傳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孟子公孫丑篇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滕文公篇不見諸侯宜若小然又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離婁篇宜若無罪焉盡心篇宜若登天然齊策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宜字並與殆同義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注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召呼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也曾子豈嘗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是我猶曾子我豈輕於王乎

疏注慊少也〇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歉少也說文歉食不滿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嗛范甯注云嗛不足貌韓詩外傳作鎌廣釋釋天作歉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岐注云慊少也逸周書武稱解云爵位不謙田宅不虧並

字異而義同翟氏灝考異云呂氏春秋魏文志曰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與此語意相同文侯嘗受經義於子夏宜得聞曾子言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注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孟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哉疏注賢者長者有德有齒○正義曰儀禮鄉飲酒禮注云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德是尚賢齒是尊長故云賢者長者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注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與爲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疏注有所與爲之君○正義曰爲作也與亦作也故以與釋爲○注王者師臣霸者友臣○正義曰荀子王制篇云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亡又堯問篇引申蘬之言云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韓詩內傳云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注言師臣者王桓公能師

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烈之卑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注醜類也言今天下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敕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受教者

疏注醜類至教者○正義曰禮記哀公問云節醜其衣服注云醜類也是醜之義為類戴氏震方言疏證云方言掩醜掍綷同也江淮南楚之間曰掩宋衛之間曰綷或曰掍東齊曰醜按掩奄古通用詩周頌奄有四方毛傳奄同也醜訓類類亦同也孟子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趙岐注云醜類也以方言證之於義尤明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齊等也絕過也故以等釋齊相類相等則不能相過矣廣雅釋詁云教敕語也是教與敕義同劉熙釋名釋書契云敕飭也使自警飭不敢廢慢也教敕之使不敢慢是我所使役之才也禮記內則云降德於衆兆民注云德猶教也當時諸侯無德可言故德齊亦謂其所教敕於臣民者同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注孟子自謂不為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己己是以不往也

章指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為志

疏君子至為志○

珍倣宋版印

正義曰毛詩大雅厥德不回傳云回違也小雅其德不回傳云回邪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注】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爲一金鎰二十兩也【疏】注古者至兩也○正義曰國策秦策云黃金萬溢高誘注云萬溢萬金也二十兩爲一溢是一溢爲一金也閩監毛三本誤作二十四兩阮氏元校勘記云廖本考文古本孔本韓本作鎰二十兩也作二十兩乃與爲巨室章合

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注】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贐【疏】注贐送至之贐○正義曰臧氏庸述其高祖琳經義雜記云論衡刺孟引孟子云行者必以贐辭曰歸贐文選魏都賦襁負贐贄劉淵林注贐禮贄也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蒼頡篇曰贐財貨也赭白馬賦或踰遠而納贐李善注孟子曰有遠行者必以贐知孟子本作贐今作贐乃俗字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贐會禮也以財貨爲會合之禮也或假進爲之如漢高紀曰蕭何爲主吏主進是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注】戒有戒

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鬻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爲不受也

疏當在薛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所在之薛乃齊靖郭君田嬰封邑非春秋之薛也左傳隱十一年薛侯注云魯國薛縣公羊哀四年注云滕薛俠轂此春秋之薛也史記孟嘗君列傳湣王三年封嬰於薛嬰卒子文代立續漢志魯國薛縣本注云本國六國時曰徐州補注引皇覽曰靖郭君家在城中東南陬此戰國之薛也其時薛爲齊有地鄰於楚故國策載齊將封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公孫閈往見楚王曰齊削地以封嬰是以所以弱也楚王乃止後昭陽又請以數倍之地薛嬰不可時嬰以宣王庶弟相齊十數年得於薛立先王之廟至田文直稱薛公蓋不特大都耦國其名數亦儼同列侯故孟子過此亦受其餽也薛與滕近文公聞築薛而恐是也齊湣王將之薛假途於鄒而太史公言吾嘗過薛其俗與鄒魯殊則地近鄒魯又可知矣方孟子在宋而有遠行其欲遊梁無疑但梁宋接境史記貨殖傳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鉅鹿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徐廣曰梁爲今陶之浚儀陶睢陽今之定陶又國策魏太子申之攻齊也過宋外黃高誘曰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然則自梁至齊必先過宋孟子之遊梁固宜由睢陽西達大梁否亦徑歸鄒而反折而東自薛歸鄒者有戒心故也趙岐言時有惡人欲害孟子應劭云又絕糧於鄒鄒薛困殆甚薛之俗在孟嘗未招致任俠奸人之前其子弟已多暴桀異於鄒魯故惡孟子欲害之耶抑上下無交有如孔子之阨於陳蔡者耶是皆未可知而孟子設兵戒備則非尋常剽掠明矣孟子在齊東郭公行輩皆所往還寧獨遺一田嬰是其取道於薛固因避禍而餽金以

珍倣宋版印

共囷乏亦東道主之義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過薛薛君餽五十鎰當宣王時卽孟嘗君田文也○注戒有至受也○正義曰襄公三年左傳云不虞之不戒又十三年左傳云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注並云戒備也說文云戒警也從廾持戈以戒不虞爲猶作也趙氏以作兵釋爲兵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注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懷惠也安有君子而以貨財見取乎

章指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疏義之無處兼金不顧○正義曰後漢書張衡傳衡作應閒云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注平陸齊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戎昭果毅疏注平陸至果毅○正義曰毛詩鄘風在浚之都傳云下邑曰都下言王之爲都者平陸是都故云下邑也秦風無衣云王于興師修我矛戟序云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宣二年左傳云靈輒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韓非子勢難篇云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千萬戰國策秦策云楚地持戟百萬是持戟爲

戰士也戎昭果毅亦見宣二年左傳云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軍法以殺敵爲令故宜聽之之常存於耳若易之則戮此失伍是不聽政令故當殺之戮之國語吳語云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是失伍者當殺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史記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聶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因悟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蓋爲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間七國時尚武備多姦變生於不測而平陸又屬齊邊邑故雖治邑大夫亦日日陳兵自衛孟子即所見以爲喻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亦指守衛者言或問平陸之爲齊邊邑者何也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余謂漢屬東平國爲古厥國孔子時爲魯中都邑地爾時屬齊即今汶上縣是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開張守節云平陸唐兗州縣即中都在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云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水經注汶水又西南逕東平陸故城北應劭曰古厥國也又西南逕致密城郡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即夫子所宰之邑則東平陸爲厥國須昌爲中都其地相近後漢省平陸入須昌遂合而爲一耳

曰不待三【注】大夫曰一失之則行罰不及待三失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注】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疏】

注轉轉至壑也〇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生無乏用死無轉尸高誘注云轉棄也劉熙釋名釋喪制云不得埋曰棄謂棄之於野

也國語吳語云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註云轉入也入於溝壑亦謂無以送死與轉尸之義同耳周書大聚解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注云傳於溝壑惠氏棟云傳尸猶轉尸也淮南子鬱而無轉高誘注云轉讀作傳鹽鐵論通有篇云今吳越之竹隨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盧氏文弨羣書拾補云當卽近世以舊用之棺賣與人者按文學對云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卽用周書與淮南主術同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注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不大政不肯賑窮非我所得專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注牧牧地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爲臣而去乎何爲立視民之死也疏注牧牧地○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注云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賈氏疏云載師云牧田賞田在遠郊之地鄭注云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非畜牧之地但牧六畜之地無文鄭約與家人所受田處卽有六畜之地故云在遠郊也國語周語云周制有之曰國有郊牧注云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曰此則距心之罪也注距心自知以不去位爲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注孔姓也爲都治都也

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言也爲王言所與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本之在己故受其罪疏注孔姓至其罪○正義曰前自稱距心是名此加孔字知是姓也爲治也爲都猶論語言善人爲邦能以禮讓爲國呂氏春秋舉難篇言說桓公以爲天下淮南子俶真訓言與造物者爲人是卽治都也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說文邑部云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都與邑雖有大小君所居民所聚有宗廟及無之別其實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卽伐于崇作邑于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趙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爲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釋地又續云向謂都與邑可通稱今不若直以曲沃證莊二十八年宗邑無主閔元年云分之都城更證以費昭十三年云誰與居邑定十二年云將墮三都是非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一例乎以言釋誦者亦見廣雅釋詁漢書呂后紀云勃尙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注引鄭展云誦言公言也說文言部云諷誦也誦諷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蓋諷誦言語四字分言之義別單舉之義通誦可訓諷亦可訓言矣毛詩公劉傳云直言曰言直言卽公言爲王誦之爲王直言之與孔距心語爲王述之卽是倍誦之也

章指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疏人臣至祿也○正義曰論語先進篇云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襄公二十六年左傳云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哀公六年左傳云義則進否則退引詩者魏風伐檀篇文毛傳云素

空也文選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之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焉漢書鮑宣傳上書云以拱默尸祿爲智顏師古注云尸主也不憂其職但言食祿而已又貢禹傳上書云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尸祿猶云專祿也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注蚳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蚳鼃辭外邑大夫請爲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與以感責之也疏注蚳鼃至之也○正義曰楊桓六書統引石經孟子作𧕋鼃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此石經當是蜀中所刻說文蚳字重文有三其籀文从氏从䖵疑𧕋爲𧒭字之譌也閻氏若璩釋地云靈邱亦屬齊邊邑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於靈邱六國表敬侯九年魏武侯九年韓文侯九年因齊喪共伐之至靈邱又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攻齊取靈邱明年趙獨深入取臨淄加以蚳鼃去王遠無以箴王闕特辭靈邱請士師足徵爲邊邑實不知其所在爾時趙別有靈邱以葬武靈王得名卽今靈邱縣孝成王以靈邱封黃歇絳侯擊破陳豨於靈邱皆其地注史記者以此之靈邱爲齊之靈邱無論齊境不得至代北而敬侯時安得國有靈邱胡三省注齊靈邱又以漢清河郡之靈縣當之抑出臆度毋

寧闕疑江氏永羣經補義云蚳鼃辭靈邱趙岐注云齊下邑胡三省注通鑑謂卽漢清河郡之靈縣今之高唐夏津皆其地疑此說是楚魏皆嘗伐齊至靈邱正是漢清河郡今之東昌府地也于欽齊乘則云今滕縣東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邱故城未知何據士師爲刑官之屬在大司寇小司寇下是爲治獄官五戒者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注云先後猶左右也五戒皆告語於民使不犯刑罰則士師得掌刑獄之言語但五戒下告於民推之則刑罰不中亦可上諫於君故引以爲可言之證也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注三諫不用致仕而去疏注三諫至而去○正義曰禮記曲禮下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莊公二十四年公羊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何休注云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成魄臣道就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

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注齊人論者譏孟子爲蚳鼃謀使之諫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又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爲謀者疏注我不見其自爲謀者○正義曰呂氏春秋自知篇云知於顏色注云知猶見也蓋謂之云孟子既爲蚳鼃謀如是則亦必自爲謀特吾未見之耳

公都子以告注公都子孟子弟子也以齊人語告孟子也疏注公都至子也○正義曰廣韻公字注云漢複姓八十五氏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楚公子食邑於都後氏焉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

珍倣宋版印

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注】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諍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乎綽裕皆寬也【疏】注官守至寬也○正義曰漢書谷永傳永對曰臣爲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還至北地太守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果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淮南子俶真訓云大夫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師賓之位者禮記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學記云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師則弗臣也注云尊師重道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有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此不臣而師之事也周禮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注云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元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以賓之呂氏春秋高義篇云墨子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誘注云賓客也萌民也莊子徐無鬼篇云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

生居山林食芧栗以賓寡人久矣釋文引李氏云賓客也然則凡賢能威德之士未食君祿俱爲賓此賓之事也孟子之威德足則爲諸侯師而仕不受祿所以爲師賓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山東之國號齊强大其地勢雄於天下宣王後然有撫莅華夷之意招徠文學游學之士以爲圖王不成猶可以霸也孟子見天下大亂民生憔悴冀王之可爲湯武跋涉千里始至境問禁而入然未卽見王也過平陸與大夫孔距心善處焉齊相儲子以幣交且言於王王疑其必有異使人瞯之而孟子終守不見儲之義萬章陳代之徒並疑之既而王求見甚迫乃由平陸之齊屋廬子以季任故事度必一往報儲子孟子卒不往三見齊王未嘗言事適以從胡齕聞王易牛之事喜曰是心可以王矣他日王問桓文孟子卽語以王道王雖自言惛不能進而敬禮有加奉爲賓師班視列大夫前以後進說甚多所陳必堯舜之道王稍稍自厭之甚至語以境內不治顧左右而言他而孟子亦以母喪去職自齊葬魯棺槨衣衾之美殆過父喪時後竟因此爲臧倉所毀事畢反于齊止于嬴既免喪自范之齊見王于崇退有去志王命孟子爲卿致祿十萬辭不受祿號爲客卿蓋不欲變其初心且可爲進退地也時弟子日益進公孫丑公都子陳臻咸邱蒙益成括高子等皆齊人來學者因材施教引而不發躍如也顧孟子志在行道以王齊而國無親臣都無良牧蓋大夫王驩方嬖幸用事進爵右師以舉朝視其君如國人絕無以仁義與王言者王怠於政事或數日不視朝諫言不用孟子進見固罕而王之意且欲孟子舍所學而從之會燕王噲讓國子之齊伐燕勝之王謂天與不可不取于是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盡有其地諸侯多謀伐齊孟子不言急爲燕置君則諸侯之師可及止也王勿聽未幾燕人畔王甚慚悔有陳賈者乃從爲之辭而當時且有譌傳孟子勸齊伐燕者齊人之虛詐不情好議論如此初

孟子無意仕齊有以師命不可以請然非有官守言責之得失也齊人不知漫以蚳鼃之義繩之而公孫丑亦以素餐爲疑不知君子居國爲功於君及子弟者甚大卽有故而去亦豈小丈夫之悻悻哉孟子知難與有爲不得已致爲臣而歸王卒不改猶欲以授室萬鍾餽金一百爲虛拘貨取之計齊人亦卒無善於留行者及出晝而終不追然後浩然有歸志此則愛人君澤民之深意固非尹士所知而淳于髡名實未加之謂尤不識君子所爲矣孟子在齊最久先後凡數載時年已六十內外去齊之日計自周以來七百餘歲方孟子在齊自王子以及卿大夫皆願見顏色承風旨子敖驟膺寵任尤以得見親比爲幸然出弔于滕朝夕進見欲一與子言行事而不可得至公行之喪朝士爭趨孟子獨不否卒亦不能加惡焉同寮則莊暴時子景子東郭公行雖嘗往來不必莫逆至若不惡孝之匡章獨與之遊巨擘之仲子則不之信則更有察之衆好衆惡者初至日少繼至日多初至之爲大夫繼至加卿相七篇中紀齊事者凡四十六章稱宣王者十四章亦可見其久居於齊也毛詩小雅角弓綽綽有裕傳云綽綽寬也禮記表記引此詩注云綽綽寬裕貌也周易蠱六四裕父之蠱釋文引馬注云裕寬也是綽裕皆寬也閩監毛三本作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乎舒緩亦寬也

章指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是以臧武仲雨行而不息段干木偃寢而式閭

疏臧武仲雨行而不息○正義曰臧武仲魯大夫臧孫紇也襄公二十二年左傳云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注云言御叔不任使四方此引以爲執職者劣證也武仲有官守當使四方故雖遇雨不敢止息所以爲劣廣雅釋言云劣鄙也猶云食肉者鄙也○段干木偃寢

而式閭○正義曰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誘注云駔儈人也期賢篇云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高誘注云閭里也軾伏軾也又順說篇云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注云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辯說以服荊比之偃息故曰未知淮南子修務訓云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所述事與呂氏春秋期賢篇同文選班孟堅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蕃魏兮左太沖魏都賦云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爲之軾廬諸侯爲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又詠史詩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趙氏云偃寢即偃息也引此以爲藉道者優之證也謂段干木無官守之職故優裕而閑居偃息於隘巷之間致魏文侯過而軾之也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注孟子嘗爲齊卿出弔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夫王驩爲輔行輔副使也王驩齊之諂人

有寵於王後爲右師孟子不悅其爲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

疏注孟子至滕君○正義曰告子下篇淳于髡曰夫子在三卿之中是孟子嘗爲齊卿也閻氏若璩釋地云予少時習孟子疑蓋大夫王驩與兄戴蓋祿之蓋當是二邑後讀左氏春秋傳趙衰爲原大夫於時先軫亦稱原軫子趙同爲原同於時先縠亦稱原縠唐孔氏云蓋分原邑而共食之僖二十五年狐溱爲溫大夫文六年陽處父至自溫故成十一年劉子單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亦共食一邑者因悟蓋一也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以半爲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蓋本注云臨樂于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卽此蓋也毛氏奇齡改錯云明稱齊卿且云位不小古侯國卿有左師右師故趙有左師觸龍宋有右師華元皆是正卿驩是右師侯國上卿多以邑冠如楚司馬沈氏以食葉名葉公晉卿趙氏以守原名原大夫不止邑宰專稱也趙岐謂右師在後總疑右師必不當與蓋大夫作同時稱耳宋向戌以左師而食采於合春秋傳名合左師則此蓋大夫卽直云蓋右師何不可焉周氏柄中辨正云左傳凡大夫加邑號者皆治邑之大夫僖二十五年傳晉趙衰爲原大夫二十七年傳命衰爲卿則當其守原之日未爲卿也楚僭號縣尹俱稱公如申公鄖公白公之類皆邑大夫惟葉公嘗爲令尹司馬以老稱於葉故始終稱葉公此固不可爲例者王驩爲蓋大夫猶距心爲平陸大夫也陳組綬燃犀解引徐伯聚云經文明言孟子爲卿驩爲大夫則公孫丑所言之卿蓋孟子也按此說是也趙氏言王以蓋邑之大夫王驩爲輔行輔是副使是時孟子以卿爲正使驩以大夫副之副使原不必攝行卿且卿遂可與言

大夫遂不可與言乎惟是時孟子以卿爲正使驩以大夫爲副使凡一切使事驩宜聽命於孟子乃驩則自專而行此丑所以問也
言夫子以卿爲正使位不爲小何得聽其自專而不與言故孟子所答云云趙氏於齊卿之位二句不注者正以此卿位卽孟子爲
卿之卿不必更注而下言驩專知自善則孟子之不與言正非徒以不悅其爲人而不與相比而已也出弔於滕趙氏云出弔滕君
按滕定公薨孟子時居鄒非此爲齊卿時也季本孟子事蹟圖譜云其與王驩使滕爲文公之喪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
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而隆其數亦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沒始終之大禮也事雖無據可存以備參考或謂卽滕定公之喪則
謬矣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注】丑怪孟子不與驩議行事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注】旣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旣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諮於人也【疏】注旣已至人也○正義曰毛詩周南旣見君子傳云旣已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微子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史記宋世家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洪範無有作好呂氏春秋貴公篇作無或作好高誘注云或有也小雅天保篇無不爾或承鄭箋云或之言有也此或訓有之證禮記曲禮若夫坐如尸注云言若欲爲丈夫也檀弓云夫夫猶賜也見我釋文云夫夫舊音扶皇如字謂丈夫卽伯高又云二夫人相爲服注云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昭公十年左傳云喪夫人之力注云夫人謂子尾又三十一年左傳云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注云夫人謂

珍倣宋版印

季孫此孟子稱王驩爲夫趙氏以夫人解之其義一也驩原爲副使而自專行事孟子若與之言謙卑則轉似爲驩所帥高亢則又似忌其攬權而爭之故爲往反千里一槪以默而不言處之旣不啻彼司其職我統其成又不致以伺問之嫌陰成疑隙孟子與權臣共事所處如此若驩果以孟子爲之主事事請問而行則孟子豈拒之不言乎丑因驩自專行事疑孟子當言孟子因驩己自專行事而以爲又何言丑以孟子卿位不小於驩疑孟子當言孟子正以卿位不小於驩而不必言至驩爲諂人孟子不悅與比此丑所知之苟孟子徒以其諂人不悅與比而不言則亦狹隘者所有非大賢之學矣

章指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驩之操與孟子殊君子處時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不與言至於公行之喪以禮爲解也疏道不至解也○正義曰道不同不相爲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皆論語文閩本以道不合者不相與言誤入注中

孟子正義八